



養生主
 入尚學
 德充符
 大宗師

丁注疏
 三之四
 卷之六

服部文庫
 417
 2074
 2



117
2074
2

天齊物以萬物之自然
適真一含靈歸心性後
者不養不可在故次之
天地一指萬物一也混
同庶物心靈凝滯可
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
主次之
言至我養生以此為主
也

民之首黑云黔也
養身本即口說支養
骨也
憚苦置及足也 言我
錄十泰之重曰下

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三

郭象注

養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
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吾生也有涯所稟之分 有極也 而

知止守分不蕩於外者 養生之效也然黔

首之類莫不稱吾則凡稱吾者皆有極者也

而知也無涯夫舉重携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

智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知分而

無毫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

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



殆已音義向云疲困之謂也

使心困形勞未憚其願不能止殆非養生之主也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以有限之性尋

無極之知安夫生也有限智也無限是以用有限之得而不困哉疏生尋無極之智故形勞神弊而危殆者

也已而為智者殆而已矣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太

殆疏無涯之智已用於前有為之學為善無近名為惡也救之於後欲不危殆其可得乎

無近刑志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闕然與疏夫有學抑乃多徒要切而言莫先於善惡故為善也無不近

乎名譽為惡也無不隣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未足以救前知適有疲役緣督以為經順中以疏緣順也督中

心靈更增危殆善惡兩忘刑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真常可以保

悶混貌也音義凶本反又音門字彙門莫奔切音門然不覺自

庖丁

二偏八善惡也

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養親之道可以盡孝苟得中而冥度

也夫養生非求過分疏夫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一者蓋全理盡季而已矣疏故能保守身形全其生道外可

以孝養父母大順人倫內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可以攝衛生靈盡其天命

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

疏庖丁謂掌厨丁役之人今之供膳是也又言丁名也文惠君即梁惠王也解宰割之也下角刺也踣言庖

丁善能宰牛見其間理故以其手搏觸以肩倚着用脚疏踵履用膝刺築遂使皮肉離折砉然騞然進奏力騞

然大解此蓋寄庖丁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以明養生之術者也

首之會言其目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疏來林般湯條名也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也也經首咸池條

踏字彙補音紀切音擬觸也

踏居彼多音向呼切徐許切音食又音賜切李又呼聲切司馬切皮膚相離也郭詩又切郭詩見切本或無嚮然之然字騞呼獲切徐詩切向他切又音麥雀立日適色大於音也騞音近推

按高唐賦五支四金是善云四會四縣俱會也

章名則堯余也庖丁神形從容妙盡牛理既而解
割聲響雅合宮商所以音中桑林韻符經首也 文惠

君曰謔善哉技蓋至此疏 謔歎聲也惠君既見庖丁曰
便施巧奏音節遠合祭章故

美其技術一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
至於此者也

矣 直寄道理於技耳 疏 捨釋盡力對答養生之道故寄
所好者非技也 技術進獻於君又解進過也所

好者養生之道過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
於解牛之技耳

者 未能見 疏 始學屠宰未見間理所觀唯牛亦猶
其理間 疏 初學養生未照真境是以觸途皆碍 三季

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但見其 疏 操刀既久頗見理間所
理間也 疏 以縷觀有牛已知空卻

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
明所見塵境無非虛幻

向云神遇暗与理會
謂之神遇 又云專
所司察而後動謂
之官知 又云後
手放意無心而得
謂之神欲

自會處肉之間為濠理以
其脉理也

批備結反一音鋪迷
反字林云擊也

古款徐若管反又若
禾反向音空

視 閻與 疏 遇會也經乎一十九季合陰陽之妙數率精
理會 疏 神以會理豈假目以看之亦猶學道之人歟

契至極任心盡以犀 官知止而神欲行 司察之官廢
照豈用眼以取塵也 音知向音 縱心而順理 疏

官者主司之謂也謂目主於色耳司於聲之類是也既
而以神遇不用目視故眼等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

順理而行善養 依乎天理 不橫 疏 依天然之濠理縱不
生者其儀亦然 截也 疏 橫截以傷牛亦猶獲

養生之妙道依自然之涯 批大卻 有際之處曰 疏 間卻
分心不貪生以大抗也 而批之令離 疏 交際

之處用刀而批疾之令其筋骨各相離異亦猶
學道之人生死穿通之際用心視照令其解脫 導大窾

節解窾空 疏 窾空也骨節空處就導令殊亦
就導令殊 疏 猶學人以有資空將空道有 曰其固然

刀不 疏 曰其空卻之處然後運刀亦曰
妄加 疏 其眼見耳聞必不妄加分別也 枝經肯綮之

軀音孤向郭云軀
大骨也崔履結骨
肯徐苦等又說夫
作月云云著骨肉
也一曰骨無肉也崔
云許叔重曰骨關
肯肯著也紫苦
挺又崔向徐並音啓
云司馬云猶結也

未嘗枝之妙也常遊又於空而况大軀乎軀大骨也

疏肯紫肉著骨處也軀大骨也支枝術之妙遊又於空

空微碍尚未曾經大骨理當不犯况養生運智妙体真

中鹿塵豈能累德良庖歲更刀割也不中其疏良善也

也中理經乎一歲更易其刀况小學之人今臣之刀十九

季矣未体真道證空捨有易奪為心者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又若新發於砥

也也十陰數也九陽數也故十九年極陰陽之妙也是以

季經十九年季經十九年解數千遊空涉虛不損鋒刃故其刀銳利

猶若新磨者也猶若新磨者也况善養生人知穿有和光處世妙盡陰

陽雖復千變萬化而日新其德參涉萬境而常堪巖然

彼節者有間而刀又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也

乎其於遊又必有餘地彼牛骨節素有間卻而刀又

入有間之牛故遊又恢也鋒銳薄而不厚用無厚之又

体道之人運至忘之妙智遊虛空之物境是以安排造

適間暇有餘境智相冥不一不異是以十九季而刀又若新發於砥

重疊前文結成其義雖然每至於換吾見其難為交錯聚怵然為

戒視為止不復屬目行為遲徐其疏筋骨交聚盤結之

遊又於空善見其理而每至交錯之處未嘗不留意難為其怵惕戒慎專視徐手况体道之人雖復達彼虛

幻至於境智交涉必須戒慎艱難動刀甚微諒然已解

不得輕染根塵動傷於寂者也

得其宜則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又疏譏化育及譏然骨

用刃少迹若聚土也疏肉離之聲也運動

為力甚自微妙依於天理所以不難如土委地有何蹤

跡况運用神智明照精微涉於塵境曾無望碍境智冥

合能所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自得之謂

泯然自得之謂解牛事訖困放從容提擊牽力彷徨涉倚既而風韻

疏清遠所以高視四方志氣盈滿為之躊躇自得養生

會理其善刀而藏之善能保愛故拭而收之

義亦然况美攝生人光而不耀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以刀可美故

疏魏侯聞庖丁之言遂悟養生之道也養生之公文軒見右師而驚

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偏別疏姓名公文軒宋人也

右師官名也介別也公文見右師則足故驚問所由於

何犯忤而致此殘形於足者也天與其入與

天也犯其疏為稟自天然必茲一足為犯於人事

所知入也故被虧殘此是公文致問之辭故也曰天

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偏別曰獨夫師一家之知

之所無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金則夫知之

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則而已哉疏明闇形

之虧全並稟自天然非闕人事假使犯於王憲致此形

殘亦是天生植惠謀身不足直知由人以虧其形不知

由天以闇其智是人之貌有與也兩足俱行曰有與有

知有與獨無非命也以其知其天也非人也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

行稟之造物故知我之一脚遭此形殘亦無非命也欲
 明穿通否恭愚智虧全定乎冥兆非由巧拙達斯理趣
 者方可全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斲求
 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
 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疏來
 也樊中雉籠也夫澤中之雉任於野性飲啄自在放曠
 逍遙豈欲入樊籠而求服養譬養生之人蕭然嘉遁唯
 唯適情於林巖豈企賴羨於榮華又解澤似神雖王不
 雉而非澤尾長而雉尾短澤雉之類是也
 善也也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雖心神長王志
 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
 也疏雉居山澤飲啄自在心神長王志氣盈豫當此時
 也忽然不覺善之為善既遭樊籠性情不適方思
 昔日甚為清暢鳥既如此人亦宜老聃死秦失吊之三
 然欲明至適忘適至善忘善

此注老子當平王之時云

恐誤欽老子周定王之時
生也自乎至定王六代
也

號而出

人吊亦吊疏老君即老子也姓李名聃字伯陽
人號亦號疏外字老聃太聖人也降生陳國苦

縣當周之平王時去周西渡流沙適之劇賓而內外經
 書竟無死迹而此獨云死者欲明生死之理泯一凡聖
 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為大道之祖為天
 地萬物之宗豈有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
 明死生之理也故老君降生行教昇天備載諸經不具
 言也秦失者姓秦名失懷道之士不知何許人也既死
 且吊奚泊三號而俯疏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怪其人
 同凡事緒而出也矣

觀化乃至疏秦失老君俱遊方外既號且吊豈
 三號也疏曰清高故門人驚疑起非友之問曰然疏

然由是也秦失荅弟然則吊焉若此可乎疏方外之人
 子云是我方外之友疏然則吊焉若此可乎疏方外之人
 禮號吊如此於理可乎未曰然至人無情與衆號疏然
 解和尤更致斯問者也耳故浩可也疏猶

可也動寂相即內外

冥符故若斯可也

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

秦失初始入吊謂諸災者是方外門

人及見哀慟適知非老君弟子也

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

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故致此

甚愛斲求也彼衆人也夫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恰也 疏兆度愍念蒼生不待勤求為其演說故其死也

衆來聚會號哭悲慟甚於母子斯乃凡情執滯妄見死生感於聖息致此哀悼以此而測故知非老君門人也

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天性所受若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 疏是指其

倍加也言逃適天然之性加流俗之情古者謂之適天 妄見死之可哀故忘失所受之分也

之刑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適天者也將馳騫於憂 疏夫

適天理倍加俗情哀糸經懷心靈困苦適去為支子時

有同捶楚寧非刑戮古之達人有如此儀適去為支子時

也時自 適去為支子順也理當 疏夫子者老君也秦失

源故適亦生來皆應時而降誕安時而處順哀糸不能

蕭然死去亦順理而又真也入也 夫哀糸生於失得者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

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為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 疏安於生時則不厭

任其所受而哀糸無所錯其間矣疏 於生處於死順則不惡於死子變萬化未始非吾所

老曰帝之子與此同

古者謂是帝之懸解

疏帝者天也為生所係者謂懸

則無死無生者懸解也。夫死生不能係憂樂不能入者，而遠古聖人謂是天然之解脫。且老君大聖真一死生，豈復逃遁天刑，馳驚憂樂乎？玄此注失之遠矣。遠矣若然者，何謂安時處順？帝之懸解乎？文勢前後自相銜，是知適天之刑，屬在哀憫之徒，非閔老君也。

指穿於為薪火傳也。 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

疏 穿，盡也。薪，柴樵也。為前也。言人然火用手，前之能盡也。亦猶善養生者，隨變任化，與物故俱遷，故吾新吾曾無係恋，未始非我，故繼而不絕者也。

不知其盡也。 夫時不再去，命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

疏 夫迷妄之徒，役情執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固豈知新新不住，念

念遷流，昨日之我於今已盡，今日之我更生於後耶？舊本分此一篇為七章，明義觀其文勢，過為繁，將為善合於第二指穿合於老君愍成五章，無所猜嫌。

莊子內篇養生第三

此人見事世所常行者也

人間世音義此人間見事世所常行者也

顏回之術

四科德行政事各章言語是也

接物八問交亂萬物難

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

郭象注

與人群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疏

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三千門人之中惣曰科入室弟子也仲尼者姓孔名丘字仲尼亦魯人殷湯之後生衰周之世有聖德即顏回之師也其根由事跡偏在儒史今既解釋莊子意在玄虛故不復委碎載之耳然人間事緒糾紛寔難接物利他理在不易故寄顏孔以顯化導之方說此聖賢將明心齊之術也孔聖顏賢耳

曰奚之疏

奚何之適也質問曰顏回欲往何處也

將之術疏

衛即殷紂之都又是康叔之封今汲郡衛是也此則顏若孔問欲往之所也

曰奚

司馬云衛莊公刺驪也案左傳衛莊公以魯亥公十五年冬始入國時驪回已死不得為莊公及驪出公輒也書義也音義崔云自專也向云與人異也

蒼蕉似蓬反向云草芥也崔云芟刈也其澤如見芟夷言野無去日草

為焉疏 欲往衛國何處云為重 曰回聞衛君其季壯其

行獨 不與民 疏 衛君即靈公之子蒯聩也荒淫昏亂縱

暴而不順物心顏子 輕用其國 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

述己所聞以荅居父 疏 夫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不能

軒冤塞路故君人者 疏 愛重黎元方欲輕蔑其用欲不

之用國不可輕之也 疏 強足以距諫辨足以飾非

顛覆其 而不見其過 疏 故百姓惶懼而吞聲有過

而無敢 輕用民死 疏 不疑動靜泰然自安乃

諫者也 輕用民死 於死地 疏 輕用國民投諸死地也 死

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稱而數視之若草芥也 疏 蕉中芥

戰屢興或賦稅煩重而死者其數極多語其多少以國

為量若舉為數造次難悉縱恣一身不恤百姓視於國

民如藪澤之 民其無如矣 無所 疏 君上無道臣子飢荒

中草芥者也 依歸 疏 非但無可奈何亦乃

無所歸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

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疏 庶幾也幾近

邦寧謐不假匡扶亂國孤危應須規諫顏生今將化衛

是以述昔所聞思其稟受法言冀其近於善道譬彼醫

門多能救疾方茲賢士必能極 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

難荒淫之疾庶其瘳愈者也 耳 其道不足 疏 諱怪笑聲也若汝也殆近也孔子哂其

者 夫道不欲雜 其 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然而 不救 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 疏 夫靈通之道唯

思其則絕句崔委云則法也

莊公刺驪人問

年

難則事緒繁多事多則必心中擾亂心中擾亂則憂患斯起藥病既年彼此俱困已尚不立焉能救物哉

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有其具然後疏諸於可以接物也

立也古昔至德之人虛懷而遊世間必先安立已道然後極救他人未有已身不存而能接物者也引古人以為

鑒誠所有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不虛心而後思以犯難故知其所有於已者未定也夫唯外其

知以養真奇妙當於群夫唯虛心以應務忘智以養真寄當於

可以至於暴疏夫唯虛心以應務忘智以養真寄當於人之所行也群戈歸功於萬物者方可處涉人間逗

機行化也今顏回存立已身猶未安定是非喜怒勃戰胸中有何庸暇輒至於衛欲諫暴君此行未可也

而知音智下及註

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

乎爭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

汝頗知德蕩智出所由乎哉夫德之所以流蕩喪真為矜名故也智之所以橫出逾分者爭善故也夫惟善惡

兩忘名實雙遺者故能名也者相軋者也知也者爭德不蕩至智不出者也

之器也二者名實雙遺者故能名也者相軋者也知也者爭德不蕩至智不出者也

且德厚信名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疏確實也假且道德純厚信行確實芳名今聞不與物爭而衛君素性頑愚凶勃少鑒既未達顏回之意

而強以仁義繩墨言術暴人前者是以人

諫之心也

信確徐古江反在音控也聞文云慈實也

惡有其美也

夫投人夜光鮮不案劍者未達故也今回

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面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復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着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

疏

繩墨之言即五息聖智也回之意信衛君未達而強用仁義之術行於暴人之前所

迷先王美言必遭衛君憎惡故不可也

金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及菑之

適不信受則謂與**疏** 僉名也衛侯不達汝心謂汝菑言已爭名而及害之於已既遭疑貳必被及菑故也

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思不肖愚用而求有以

異 苟能悅賢惡惡聞義而服便為明君也苟為明君則不苦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尔往必受害

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疏** 殆近也夫歎也汝若往無心而應無往而不可也必近危亡為暴人所災害

深可歎也且衛侯苟能悅愛賢人憎惡不肖故當朝多君子屏黜小人已有忠臣何求於汝汝至於彼亦何異

彼人既與無**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闚其捷** 有寂異去便無益

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疏** 詔言也王公衛之勢而角其捷辨以距諫飾非也

唯當默尔不言若有箴規必遭戮辱且衛侯持千乘之勢用五等之威飾非距諫闚其捷辨汝既恐怖何暇匡

扶也**而目將莫之** 其言辨捷使**疏** 榮眩也衛侯雖荒淫暴人君之威陵藉忠諫之士故顏**而色將平之** 不能復

回心生惶怖眼目眩惑者也**疏** 扈而甚俊辨聰明加持

彼**疏** 縱有諫心不敢顯異也**口將營之** 自牧解**疏** 衛侯位

也**疏** 顏色靡順與彼和平**疏** 望既高

三等八公侯伯子男

榮之戶高又向崔本
作營音英

莊子內篇人間四

容暇容之暇也
形之謂敬手跽也

威嚴可畏，顏生恐禍及已，憂懼百端，所以口舌自營，畧無容暇。容將形之疏，形見也既懼災害故

委順面從，擊跽曲拳，形跡斯見也。心且成之，乃且釋已以從彼也疏，豈直外形從

和向，不能進善而更成彼惡，故也。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適不能救，乃更疏，以用也夫用火救火，猛燎更增，用水救水，波浪益甚，故顏子之行適足衛

候之暴，不能匡，尋常守故順始無窮，未肯變也若殆以不信厚言，未信而諫雖

必死於暴人之前矣，厚言為害疏，汝之忠厚之言近

獻替而必遭刑戮於暴虐君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閔龍逢，紂殺王子比

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龍逢

比干居下而任上，諡法賊民多殺曰桀殘義損善，日

之憂非其事者也。疏，紂姓閔字龍逢，夏桀之賢臣，盡誠

而遭斬首，比干殷紂之庶叔，忠諫而被剖心，偃拊猶愛

養也，拂逆戾也。此二字者，並古昔良佐，修飾其身，伏行

忠節，以臣下之位，憂君上之民，臣有意而君無道，拂戾

其君，咸遭戮辱，接古證今，足為單鏡，是知顏回化衛，理

未可，故其君曰其修以擗之，是好名者也。不欲矜臣有勝君之名也

疏，擠墜也陷也，毒也，復桀殷紂無道之君，自不揣量，猶

名逐利，遂至此故也。昔者堯攻叢枝，晉救禹攻有扈，國為墟厲

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夫暴君非徒求名，亦其欲復乃疏，堯禹二

卷之四

四

李云偃拊謂憐愛之也，崔云猶嘔响也。

以指徐子計及又子禮反，司馬云毒也，曰陷也，方言云滅也，簡文云排也。

夫暴君非徒求名，亦其欲復乃疏，堯禹二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

前解蔽枝胥教有虐並是國名有虐者今雍列野縣是也
也忠無入曰墟鬼無後曰厲言此三國之君悉皆無道
好起兵戈征伐他國豈唯貪求實利亦乃規覓虛名逆
使境內墟人民絕滅身遭刑戮宗廟顛覆貪名求實一
至如斯今古共知汝獨不聞也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
乎 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
疏 夫庸

乘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
主貪利求名雖堯禹聖君不能懷之以德猶與兵衆問
罪夷凶况顏子匹丈夫空手行化不然之理亦在無疑故

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疏 嘗試也汝之化道
行必有所以試陳

汝意告語我來 **顏回曰端而虛**
疏 正其形而
虛其心也

臣之敬稟詒心慮竭匡諫之 **勉而一**
疏 言遜而
心盡誠

奉國言行忠 **則可乎**
疏 如前一術
言未
謹終無差一

猶於何也於何 **夫以陽為充孔揚**
疏 言衛君元陽之性
張於內而甚揚於外

而可言未可也 **強禦之**
疏 陽剛猛也充滿也孔甚也言衛君以剛
色

至也 **不定**
疏 喜怒
順心則喜違意則嗔
無常 神米氣色曾無定準

莫之 **疏**
疏 為性暴虐威猛尋常
敢逆 諫士賢人詎能逆

其心 **夫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已已陵藉而乃**
疏 案抑
抑挫之以來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

與猶放縱也人以快善之事箴規感動君乃曰其 **名之**
忠諫而抑挫之以來快樂縱容遂其淫荒之意也

曰日漸之意不成而况太息乎
疏 言乃以多無
道其來

回降衛君指也
言無固氣降人之意也降
心也 按此說

有脫簡不可解其
注所引亦無此一句只
羅小德且不能成時
故守其本意執而不
化

已矣日將漸清之息尚不能成
况乎鴻範聖明如何可望也

將執而不化故守其本意也 疏

飾非聞主不能從入諫如流固
執本心誰肯變惡為善者也

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

可乎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而

疏外形擊跪以盡足恭內心順從

不敢訾毀以此請行何利益化衛之道庸詎
可乎斯則斥前端虛之術未宜行用之矣乎

然則我

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顏面更說

疏前陳一事已被詆訶今設二條度其

允合此標題自下釋其義
顏生述已以簡宜左是也

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

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予而獨以已言音祈

而人善之蘄平而人不善之邪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

一無所未此下釋義蘄求也言我內心質素誠直共於人也 疏自然之理而為徒類是知帝王與我皆稟

天然故能忘貴賤於君臣遺善惡於榮辱復矜
名以避惡求善於他人乎此虛懷度其合理

若然者
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依乎天理推己性金 疏

然如此也童子嬰兒也若如向說推理直前行比嬰兒
故人謂之童子結成前義故是之謂與天為徒也

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跪曲拳人臣之札也人皆

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疏支外形委曲隨

順世間者將人倫為徒類也擊手跪足磬折曲躬俯仰
拜伏者人臣之札也而和尙塵垢汚隆任物人皆行此

我獨不為耶是以為人
是之謂與人為徒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

擊手跪徐其敬焉反
跟徐其里反說文
云長跪也

不求善
不善

諷直筆文

政
政
謀
徐從協又向吐頰又
李云安也崔云簡謀也
括安也靜也

為者此結疏成也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成於今而疏忠諫
也比於古也疏之事

乃成於今君臣之義上比於古故其言雖教諷之實

也雖是常教實疏諷責也所陳之言雖是教跡古之有

也非吾有也疏論其意旨實有諷責之心也若然者雖直而

不為病寄直於古故疏若忠諫之道自古有之是之謂

與古為徒疏此結若是則可乎疏程此二條仲尼曰惡

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當理無二而張二條疏謀條

當也法苟當理不俟多端政設三條太傷雖固亦無罪

且不見咎責疏行李亦幸無咎責者也雖然止是耳

矣夫胡可以及化罪則無矣疏胡何也顏回化衛止有

時故何可以及化也又解若止而勿猶師心者也

行於理便是如其適衛必自遭殆也三

術以適彼非無心夫聖人處已應將無心譬彼明鏡

而付之天下者也疏方茲虛谷今顏回預作言教友思

慮可不既非志懷淡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顏

薄故知師其有心也三術一朝頓盡化衛之道進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

趣無方更請聖師度聞妙法志吾當告汝必其有心為作便垂心齊疏顏回殷勤致請尼

心而為之其易邪夫有其心而為疏父為慈心齊但能康

之效故有心而索玄道誠未易者也易之者皞天

止何化道止也

挾戶牖又

齊聽才一志二三
易邪以故及後皆同向
崔云輕易也

皞天 徐胡老又向云皞
天自然也

莊子內篇人問四

肝、明也盛息也

葷、徐許云及
齋、修漏亂鹿道之心齋
神日齋也

異端、有妄念也

以耳、六根悉圓融官商
之音律不弁也

不宜以有為為易也亦雅云夏曰造夫言其氣皓肝

解天之下不見其宜言顏回曰回之家食唯不飲酒不也齋齊也謂心

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茹食也葷辛菜

跡俱不染塵境也顏子家貧儒史具悉無酒可飲也齋齊也謂心

祭花之齋非心齋也尼父答言此是祭花神君獻宗

也曰敢問心齋向說家食事當祭花仲尼曰若

一志去異端而任疏心齋之術請示其方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耳根塵寂不疑官

符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心有知覺猶起禁殺氣

也彼知覺取此塵象遺之聽止於耳不着聲塵止於聽

心止於符符合也心起緣慮必與境合度令凝寂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唯道集虛者心齋也

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未始使心齋疏懷封滯之心既不

得使之也未始能隱體以忘身尚得使之也未始既得心齋之

謂顏回之實有也

莊子內篇人間世

白或作魄

封、擇也

無、宅也

盡一理也

疏 既得夫子之教使其人以厚齋遂能物我洞忘未嘗之可有也

矣疏 夫子向說心齋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

名 放心自得之境疏 夫子語顏生化衛之要慎莫據其聲不可以名智

人則鳴不入則止 故曰鳴也夫無心而應者任彼耳

不強應也 疏 若已道押衛候則可鳴聲臣救如其諫必遭於

無門無毒 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 疏 毒治相害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然者也体至一之懷既不預作也

宅而會乎必 疏 宅居處也處心至一之道不得已則然之符者也

絕迹易無行地難 不行則易欲行斯 疏 理盡於斯也

而不可踐地不可 能也無為則易欲為 疏 夫端居絕跡理在不難行不踐而不傷性不可得也

為入使易以為為天使 感則易有為思慮涉物則 難其理必然故舉斯譬矣

難以偽 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

疏 夫人情馳使其易欺天然駁用斯理微細是故難矯故知人間涉物必須寧性任真也

聞以有翼飛者 矣未聞以無翼異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

知知者也 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 疏 夫鳥無六

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 翻必不可

按郭注但云當於實而止疏並名知解之則与注意異矣

如字治也惟本依云毒食也

而寓 惟本作如愚

下句

粗音慶

駁收心也

知知 上音智下如字下句同

人信

虛室生白 崔百者見光
室比於心 心能虛則純
白 猶生於
三智 權實也
獨 徐若元及司馬云云也

徇 辭後及徐辭倫又
李云使也

來 段服心

幽昧 神也
根窾 根窾見窾也

頤 頤堅
仰 仰高心也
紐 徐文酒及崔云而行
也 目紐簡之白紐本也
散 悉且及李云放也崔
云德不及聖王散
儀 儀一亦作儀或作
戲

聰 一本依聰
喪 息浪反

以博空人無一智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 夫視有若無 虛
亦未能以接物也 空寂故能虛其心室 乃照真源而智惠明白
純白獨 瞻觀照也彼前境也闕空也觀察萬有悉皆
生矣 夫吉祥之所集者 吉者福善之
隨用而生 至虛至靜者也 事祥者嘉慶
白道也 夫吉祥之止 夫且不止是之

之微止者凝靜之智言吉祥善福止 夫且不止是之
在凝靜之心亦能致吉祥之善應也 謂坐馳 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為以應坐之日而
謂坐馳 馳驚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豈能化物
哉 疏 苟不能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則雖容儀端
拱而精神馳驚不謂形坐而心馳者也 夫徇耳
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 夫使耳目
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 疏 徇使也夫
不真尚無幽昧之責而况人間之累乎 能令根窾

內通不緣於物境精神安靜志外於心知者斯外遺於
形內志於智則體黜聰虛懷任物鬼神冥附而舍不
亦當乎人倫鑽仰而歸依其宜 是萬物之所化也禹
矣故外篇云無鬼責無人非也

舜之所紐也伏羲几筵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言物
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
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為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
以欲而為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欲聖可以得聖乎固
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曰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
之自見曰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
生之故見目而求肉朱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
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處身不適而與物不冥矣
不冥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
矣 疏 是指斥之名也此近指以前心齋等法能造化萬
物孕育蒼生也伏牛乘馬號曰伏羲姓風即木昊

物 是造化萬
物孕育蒼生也
伏牛乘馬號曰
伏羲姓風即木
昊

物 是造化萬
物孕育蒼生也
伏牛乘馬號曰
伏羲姓風即木
昊

伏犧

徇

葉音攝子高楚大夫為
葉縣尹僭稱公楚沈各
諸采字子高
將使所更及註及下待
使同
尹官也
成別名也

凡述三皇已前無文字之君也言此心齋之道復禹稷
舜以為應物細細伏犧凡述行之以終其身而况世間
凡鄙疎散之人軌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丘曰

王使諸采也甚重重其使欲 **疏** 楚莊王之玄孫尹成子
有所求也 **疏** 名諸采子子高食菜於

葉僭號稱公王者春秋實為楚子而僭稱王齊即姜姓
太公之裔其先禹之四岳或封於呂故謂太公為呂望
周武王封大公於營丘是為齊國齊楚公國結好往來
王帛使相繼不絕或急難而未救或問罪而請兵情

事不輕委寄甚重是故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
諸采憂慮詢道仲丘也

恐直空報其敬而 **疏** 齊侯跡亦往來心無真寔至於迎
不肯急應其未也 **疏** 待楚使甚自殷勤所請事情未達

依九奉食既 **匹夫猶未可動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
重預有此憂

疏 匹夫鄙志尚不可動况乎五等如 **子嘗語諸采也**
何可動以此而量甚為憂慄之也

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夫事無小大必有
耳此仲丘之所曾 **疏** 子者仲丘寡之言少夫經營事緒

告諸采者也矣 **疏** 抑乃多端雖復大小不同而莫不
以成遂為歡適也故諸采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患**

引前所稟用發后機也 **疏** 情若乖阻事不成遂則
成為懼者不成則怒矣 **疏** 有人倫之道刑罰之憂 **事若**

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 **疏** 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胸中 **疏** 喜
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疏** 固已結水炭於五藏矣也 **疏** 則

陽舒憂則陰慘事既成遂中情允怏變昔日之憂為今
時之喜喜懼交集於下心陰陽勃戰於五藏水炭聚結

非患如何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故下文云

故下文云

疏

前卷今指齊也
與本清也
執衆家本並無簡文
作熱

孔子問道

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
以患心者唯有德者乎
疏 安得喪於盟府任成敗於
前墜不以憂喜累心者其

唯盛
德焉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饜無欲清之人
對火而不
思涼明其

所饌儉
疏 臧善也清涼也兼食嚴重心懷怖懼執用麤
薄也 疏 食不暇精膳所饌既其儉薄饜人亦欲思涼
燃火不多無
熱可避之也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
所饌
儉薄

而內熱飲水者誠憂事
疏 諸梁晨朝受詔暮夕飲水足
之難非美食之所為也 疏 明怖懼憂愁內心燥灼詢道
情切達照
此懷也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
此懷也

不成必有人道之患其兩也
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
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

刑網難
疏 夫情事未決成敗不知而憂喜存懷是陰陽
於外也 疏 之患也事若乖外必不成遂則有人臣之道

刑網斯及有此
患何處逃愆

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
仲丘

我來疏
夫為人臣濫充未使位高德薄不足任之
子既聖人情兼利物必有所以幸來告示

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疏
戒法也喪寧
之內教法極

多要切而論莫過二事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然

二事義旨具列下文
夫孝子事親盡於愛敬此之性命
可解也 疏 出自天然中心率由故不可解
臣之事君

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千人聚不以
一人為主不

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
疏 夫君臣上下理
可以無君此天入之道必至之宜
固必然故忠臣

事君死成其節此乃分義相投非關天性然六合雖寬
未有無君之國若有罪責亦何處逃愆是以奉命即行

解子愛親之心固結不
可解也

未使謙言也

按可能大戒于天下者以其不可解無所逃也

按事親事君之心皆謂有所事也

休戚也感惡也

無勞是之謂大戒若君可逃而親可結成以前君疏親大戒義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也疏夫孝子養親務在順適登仕求祿不擇高卑所遇而安方各至一孝也

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疏

夫禮親事主志盡忠貞事無夷險安之若貪豈得揀擇利害然後奉行能如此者是忠臣之盛美也矣

自事其心者哀余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貪德之至也知不可奈何者貪也而安之則無哀無余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

斯遇為貪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在人猶無往而不適而况於君親哉

疏丈夫為道之士而自安其心智者體違順之不殊達得喪之為一故能涉哀余之前境不輕易施知窮達之必然豈入情之能制是以安心順命不乖天理自非至人玄德孰能如前也

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事有必至理固當通故任之則事濟

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疏夫臣子事於君父必須致

擇志身整務固是其宜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丈夫其苟不得止應須任命也

行可矣理無不通故當在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吾

然未見能成疏既曰行人無容悅惡奉事君命但其請

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之遠

齊周禮有「大」

則必忠之以言造以言疏凡交遊隣近則以信情靡順

仲丘引已所聞傳意也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相去遙遠則以言表忠誠此

之難者也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言之疏以言表意

彼此相投乍相喜怒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

溢惡之言溢過也喜怒之疏溢過也彼此兩人互相喜

必當適言常過其實也凡溢之類矣類非彼言似疏類似也夫溢當之

者也既疑似使友則其信之也莫莫然疏莫致疑貌也既似

人妄懼也信之心莫莫則傳言者殃就傳過言似於誣妄受者有

然疑之也疑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為罪也受者生疑心懷不信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

其溢言則幾乎全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

疏夫處波人間為使實難必須探察常情必使賓主折

身中不得傳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本共常卒好戲

乎陰欲勝情至潛疏陽喜也陰怒也夫較力相戲非

速乎總卒則心生忿怒好勝之情潛似相害泰至則

多奇巧不復疏忿怒之至欲勝之甚則以礼飲酒者

始乎治尊卑有別常卒乎乱甚酒流疏治也夫賓主

旅酬有次旅酬自有倫理

始去言也

大言泰本又作泰音

旅酬也順飲自勸進飲

日旅

莊子內篇人間世

五

法言一君命兼存候傳
君命別言句不加也故
无迂

自相召不知所以且當時以不
肖應之則誰知終後之禍者耶
故法言曰無遷令實也

疏兼君令命以實傳之不得以
疏臨時喜怒輒為遷改者也
無勸成任其疏直陳君

事情無勞勸過度益也
強令成就也益則非疏安於天命率性任

過於本遷令勸成殆事
度也危殆者疏故改於君命強勸彼

殆美成在久
美成者任其時化譬疏心之所美學意而

長惡成不及改
彼之所惡而勸強疏心之所惡強勸而

改可不慎與疏
先聖法言深且戒慎且夫棄物以遊

悔心
寄物以為疏
意也矣遺運虛心以順世則何殆之有哉託

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節
全矣斯接物之至者也疏不得已者

理之必然也寄必然之事養中和之心何作為報也
斯真理之造極應物之至妙者矣乎實

齊所報之實何為為疏
齊齊作意於其間哉
疏學已運命推理而行何顏
莫若

為致命此其難者直為致命最易而以
疏直致學情任
於天貪甚自

簡易豈有難耶此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疏
其難者言不難姓顏名闔

也太子蒯瞶也顏闔自魯適衛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
將欲為太子之師傅也矣乎

於此其德天殺疏姓蘧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蒯瞶
稟天然之凶德持殺戮以快心既

是衛國之人故言有人於此將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
為儲君之傳故詢道於哲人

傳

顏闔胡牖反

李云方道也

心不妄德義刑是

知音智

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疏方

法稟性凶通不履仁義與之方法而軌制憤已縱其無度則亂邦其知道

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罪責於民而不自改

疏已之無道曾不悛革百姓有罪誅戮極深唯見黔首

若然者吾奈之何疏然猶如是將奈之何詢遽伯玉曰

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又覆與會俱疏戒勗也

可學耳防慎儲君勿輕犯觸身履正道隨形莫若就心

莫若和和而不同疏身形從就亦乖君臣之礼心雖然

之二者有患疏前之二條略標方術既就不欲入疏者

入者遂郭注云就者形順和者以義濟出

與同入者遂與同也和者以義濟出

疏心智和順方便接引疏入且為顛為滅為

崩為蹶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擇持與彼俱疏顛覆

絕也崩壞也蹶敗也形容從就同入彼惡則是顛危心

而不擇持故致顛覆滅絕崩蹶敗壞與彼俱亡也矣心

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

勝已妄生妖孽故當悶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疏

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疏

強音啟

正女音汝

疏方

其知道

疏方

嬰記李云喻無
意也崔云喻騎
遊也無町徒頂

反畦戶圭反李云
町畦畔埒也無畔
無崖司馬云不顧
法也

汝顏園也

設怒動心

孽故以事
而害之
彼且為嬰覓亦與之為嬰覓彼且為無町畦

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

於無疵也
不亦立圭角以逆其鱗
疏 町畔也畦埒也與共
也入會也夫處世接

物其道實難不可遂與和向亦無容却頓生乖忤或
同嬰兒之愚鄙且復無知或類田野之無畦畧無界
畔縱奢後貪未任凶猛之殺戮然後道之以
德齊之以札達斯趣者方會無累之道也
汝不知夫

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戈

之美者也
夫螳螂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
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強當其任即螳螂

之怒
疏 螳螂有斧蟲也夫螳螂鼓怒其臂以當軒車之
臂也 轍雖復自持戈能之美善而必不勝舉其職任

喻顏園欲以己之能以當衛儲君
之勢何異乎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也
戒之慎之積戾而美

者以犯之幾矣
積汝之戈伐汝之美以
疏 積蘊畜也而
犯此人危殆之道也
汝也危危也

既傳儲君應須戒慎今乃蘊畜戈能
自矜汝美犯觸威勢必致危亡也
汝不知夫養虎者

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移之怒也
恐其目有殺
疏 汝
心而遂怒者
頗

知世有養虎之法乎猪羊之類不
可生供猛獸恐其自殺而生嗔怒
不敢以全物與之為

其決之怒也
方使虎自齧分之則
疏 汝頗知假令以死
物投獸猶須先為

分決若使虎自齧分
悉自用力而怒之也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
知其所以怒
而慎之順

疏 知飢飽之時達喜怒之
飾通於物理豈復危亡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

女

女

螳螂

卷已 性道既同養虎

盛矣言感下及註同矣

作屎同

馮奴市物及驗類也

云僕上然查直錄馬相

概之自備音如字云

僕御

畜孟庚及

學疎傳及本或作卒意

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順則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

狼可以馴押逆則殺害至親所以交

夫愛馬者以筐

兵養已之道既同液物之方無別也

疏 厖大蛤也愛馬之

盛矣以駭盛謂

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者也

疏 厖大蛤也愛馬之

至賤以大厖盛之情

適有查畜僕緣

僕僕然

有所滯遂至於是也

而拊之

群著馬

不時

掩馬之不意

則缺街駁首碎胸

驚而至此

也拊拍也街勒也適有查畜群聚緣馬主既愛惜卒然拊之意在除害不定時節掩馬不意忽然驚駭於是馬

跌街勒挽破轡頭人遭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

蹄踏碎胸駁首者也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

耶

愛兵故當世世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

係力狄及李云木名也

曲轅曲道也崔五道名

擁腫木瘤也

蔽生必世又李云牛住

其美而不見

緊向徐戶結及徐又虎

結又

百田李云位及為田蓋

十文也

十仞小爾雅云四尺曰

仞云云八尺曰仞

結駟駟馬連結也

峯嶺貞又直良也

崔云旁旁枝也

所存在乎愛馬所以駁損即失其所愛人間涉物其

義亦然機感參差即遭禍害拊馬之喻深且慎之也

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杜樹疏

之適也曲轅地名也其

有轅轅之道即斯類也櫟木名也杜土神也祀封土曰

杜杜吐也言能吐生萬物故謂之杜而匠是工人之通

稱石乃巧者之私名其人自曾適齊墜經曲道觀茲異

木擁腫不林欲明處涉人間必須以無用為用也

其大蔽數千牛繫之百田疏

常木枝葉覆蔭蔽數千牛

以繩束之田麤百尺江南莊本多言其大蔽牛無數千

字此本應錯且商丘之木既結駟千乘曲轅之樹豈蔽

一牛以此極量

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

者旁十數疏

七尺曰仞此樹直疎峯峯七十餘尺然

挺生枝幹蔽日稍與堪為船者旁有數十

匠伯伯匠字也惟本亦作石 輟行多及厥於豔及又於瞻及

腐快甫及

速如字向惟本作數向所椽及下同廣慶數也

液音 橫止言反 郭武半反 言蠹了故反

惡鳥下向

相側加又猛皆必反 爾雅釋義云鄭玄註禮記謂植梨之不臧者以其似梨而酢遊即是不臧而陶隱居以為鄭公不識植意其不能別二物也或作祖逆徐果列及雀淮境同思

木之大蓋其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道行不輟疏輟止也木大異

常者者甚衆唯有匠石知其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不材行塗直過曾不留視也

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

不肯規行不輟何邪疏門人驚椽杜之盛美乃住立以規者自負笈以從師未見材有

若此怪大也匠之不曰已矣勿言之矣疏已止也匠石知大木之不

顧夫及遂以誌詢材非世俗之所用嫌弟子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

棺槨則速腐疏椽木体重為船即沉近土多敗為棺槨速朽疎散之樹終於天季亦是不材之

木故致以為笑則速斲疏人間器物貴在牢固椽以閑散也既疎脆早斲何疑也

為門戶則液桶以為柱則蠹疏橫脂汗出也蠹木內蟲也為門戶則液滿而脂

出為梁柱則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

壽不在可用之疏閑散疎脆故不材之木數故曰散木涉用無堪所以兇早矣近石歸椽

杜且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凡可

木為疏惡乎猶於何也若汝也予我也可用之木為文木也匠石歸寢椽杜感夢問於匠石汝將何

物比並我哉為當將我作不材散木夫相梨橘柚果

邪為當比予於有用文章之木邪實熟則

蔬之屬疏夫在樹曰果相梨之類在地曰蔬瓜

剝剝則厚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

拈打也音義 音義 方垢反

不經其天季而中道大自拈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

是物皆以夫果疏之類其味堪食于實既熟即遭剝 自用傷疏 落於是大枝折損小枝發此豈不為

味能羨所以明苦其生毀辱之言即斯之謂且春生秋 落乃盡天季中塗打擊名為橫夫而有識無情世俗人

物皆以有用傷夫其生故且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

此結言莫不知是拈打也今匠石明之耳 為予大用積無用乃為 疏

乃今得之數有瞬眴已者唯 為予大用濟生之太用 疏

不材無用必獲全生棟柱末之其來久矣而庸拙之匠 疑是文木類失顧眴欲見誅前懼大斧介隣乎死地今

逢匠伯鑿我不材方得全生為予大用幾近也 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

也邪若有用 向使我是文木而有材用必遭前截且

也若與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疏汝之與我皆

也與物豈能相知奈何哉假問之辭 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 疏

匠石以不材為散棟柱 以材能為無用故謂石為散人

也炫才能於世俗故隣於大柱我以踈散而無用故得

全生汝是近死之散人安知我是匠石覺而診其夢 疏

散木耶託於夢中以戲匠石也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

診也匠石既覺思量聯中 中匠石候其夢說向弟子也 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

耶猶嫌其以為社自榮 疏棟木意趣取於無用為用全 不趣取於無用而巳其生者則何為為社以自榮

乎門人未解故起斯問也 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杜自來寄耳非

石 焉親匠

飛 普係 醜 五 係 爰

覺 古 孝 爰 診 徐 宜 信 又 司 馬 尚 云 診 也 也

○詭李云豈豈多餘音
○厲如字音馬云也
屬病也

○子淺多難本作前

註不近附近之近
下同
按此喻人皆爭才欲
保其身而此世得
不才保全其身
故身異趣耳

商之丘音馬云今梁國
雅陽縣是也

作庶徐音交又悲位又
崔本作此云此也
賴音賴崔本作賴向云
蔭可以爲此千乘也

異材夫音符

解李云如衣軸之直解
也

喙食飲又

喚崔云誤詩故又
醒音皇李云在如醒也病
酒月

知已者詬厲也言此木乃以社爲不知已詬厲也詬辱也而見辱病者也豈榮之哉疏此社神爲

不知我以無用爲有用貴在全生乃橫求寄託深見詬病龍爲羞耻豈榮之哉不爲社者且幾

有斲木自以無用爲用則雖不爲疏本以疎散不材

假令不爲社樹豈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彼以無保爲

保爲疎疎散之樹以無用保生文木之徒而以義譽之

保以才能折矢所以爲其異之者也

不亦遠乎利入長物禁民爲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

與焉此以無用之所以全生疏夫散木不材稟之造物

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乎賴其無用所以全生而

社神寄託以成詬厲更南伯子綦遊乎適之丘見大木

以社義讀譽失之林遠

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其所賴隱此千乘者也疏伯

也其道甚尊堪爲物長故爲之伯即南郭子綦也商丘

地名在梁宋之域駟馬曰乘賴陰也子綦於宋國之中

徑於商丘之地遇見大木異於尋常樹本龐長枝葉茂

盛垂陰布影陰覆極多連結車乘可庇駟千匹馬也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疏子綦既觀此木不

識其名疑有異能故致夫仰而視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椽俯而見

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疏軸解者如車軸

也周身爲棺棺完也周棺爲榘夫椽棟須直喙其葉則

拳曲所以不堪棺槨榘解散所以不固也

口爛而爲傷喙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疏葉則辱

後

莊子內篇人間世

三

之尚
之非
之乎

按郭意神人指聖人當世者

荆氏

荆以職又羊植之類早
至之司馬作地音八李劫云
極欲以極戲狙猴也崔本作
極音鼓云抑也

口爛傷用鼻嗅之則子暴自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
醉悶不止醒酒病也

其大也疏通体不材可謂全生之太才衆諸無用乃是
濟物之妙用故能不夭斧斨而蔭庇千乘也

嗟呼神人以此不材夫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
事而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

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并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群才
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類也故天下余推而不

厭乘萬物疏文至人神矣陰陽所以不測混跡人間和
而無害也疏光所以不耀故能深根固蒂長生之久視

舟船廢物蔭覆黔黎譬彼椽柱方茲異宋有荆氏者宜
木是以嗟嘆神人用不材者大材也

楸柏桑疏荆氏地名也宋國有荆氏之地宜此楸柏桑
之三木悉皆端直堪為材用此畧舉又木有

材所以大折對前散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
木無用所以全生也

斬之疏兩手曰拱一手曰把狙猴狝猴也杙也亦杙
也拱把之木其才非大適可斬為杙斲以擊

狝猴也三亩四畝高名之麗者斬之疏麗屋棟也
亦曰小舩

也高名榮頭也三尺四尺之田其木稍七畝八畝貴人富
大未榮花高屋頭好名舩者輒取之也

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疏禪旁材也亦言棺之全
邊而不兩合者謂之禪旁七八

尺田其木極大冒貴之屋商賈之家故未終其天季而中
未大茲為棺材者當斬取之也

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有材者未疏為有用故不
能無惜也疏盡造化之季

而中途夭於工人之手斯故鮮之以牛之白賴者與豚
皆以其才能為之患害也

之尤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者此三者必妙
此三者必妙

解徐古賈又註同
類自黨又司馬云領也
尤鼻徐音萃又司馬云
高也類折故鼻高崔曰
仰也
痔徐直里又司馬曰隱
創也 適河司馬云謂

三田崔云田環人犬為一
門
麗如字又音札司馬云小
舩也又屋棟也

禪本亦作檀音膳
傍薄剛又崔云禪傍棺
也司馬云棺之全一也
首謂之禪傍

類

年

材

沈人於阿波也
駢血管又
論語

選驂具然後 疏 糶額也九高也痔下漏病也巫祝陳腐
敢用 約以桐祭選牛豕以解除必須精簡純
色擇其好者展如在之誠敬庶冥感於鬼神令乃有高
鼻折額之豚白額不駢之贖痔漏穢病之人三者既不
清潔故不可往於靈河而設祭祭奠者也古者將入此
河以祭何泊西門豹為鄴令左斷之即其類是也 此
皆巫祝以知之矣 巫祝於此亦知 所以為不祥也此
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大祥
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 疏 女曰巫
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所謂大祥神人不選 疏 男曰覲
祝者執教讀祭文者也祥善也巫師祝史解除之時知
此三者不堪享祭故弃而不用以為不善之物也然神
聖之人知侔造化知不材無用故得全生是知白額九
鼻之言痔病不祥之說適是小巫之鄙情豈曰大人之
適智故才不全者神人所

全負疏其名也
願以之及
將肩之骨也
馬云會場也
項如字亦望司
馬云言春雀頸縮也准
南曰春雀高於項也
會負又徐古浩又向
音活撮子外又向徐子
治又崔云會場項維也
指天司馬云會場也
古者髮在項上春馬頭低
故髮指天也向云兩髻疎
而上會最然也管崔本
作發在下季去管胸也五
藏之胸皆在上也。釋本
又作脾同音崔徐又甫脾
及崔云僕人腹在解裏也
○胸許切又司馬云春曲
脾聲故與胸並也。按
徐子附及郭祖禾又崔云
案也。疏執金又司馬云
挫鍼也。○繡佳賈又
司馬云完衣也向同崔作

以為吉祥大善之事也 支離疏者傾隱於臍肩高
於頂 疏 四支离并百体寬疏遂使頰頤隱在臍間
指天五管在上兩髻為脇 疏 會撮高豎貌五管五臟胸
人頭髻首近頂後今支离殘病偃倭低頭一使臍胸
頭髻悉皆向上兩脚髻股掌縮而迫於脇助也
挫鍼治繃足以餬口 疏 挫鍼縫衣也治繃洗浣也餬餬
也庸復身力以飼養其口命也
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 疏 筴小箕也精米也言其掃市
又解鼓筴謂布著敷卦兆也播精謂精糶吉凶辨精靈
也或掃市以供家口或賣下活身食所得之物可以養
十人 上徵武士則支离攘臂而遊於其間 持其無用故
不自竄匿

支一曰馬云形勢離木
全負疏其名也
願以之及
將肩之骨也
馬云會場也
項如字亦望司
馬云言春雀頸縮也准
南曰春雀高於項也
會負又徐古浩又向
音活撮子外又向徐子
治又崔云會場項維也
指天司馬云會場也
古者髮在項上春馬頭低
故髮指天也向云兩髻疎
而上會最然也管崔本
作發在下季去管胸也五
藏之胸皆在上也。釋本
又作脾同音崔徐又甫脾
及崔云僕人腹在解裏也
○胸許切又司馬云春曲
脾聲故與胸並也。按
徐子附及郭祖禾又崔云
案也。疏執金又司馬云
挫鍼也。○繡佳賈又
司馬云完衣也向同崔作

辨
辨音義。胡徐音胡李
云食也。崔云字或作其或
作節。鼓箴初華。又
音頌。司馬云鼓箴也。小其
巨箴。崔云鼓箴。箴者
箴也。○指精如字。一音所
字則當作精。司馬云簡
米曰精。崔云播精。對古
北也。鼓箴播精。言其食
音嗣。○振如羊。又。○臂於
其間如字。司馬云間。裏也
崔本作振臂於其間。開
門中。也。○匿。女力。又
○三鐘。司馬云解。四。白
鐘。

疏 邊蕃有事徵未勇夫殘病之人不堪征討 上有大復

則支離以看常疾不受功 不在得 疏 國家有重大徭役

其功程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與十束薪 復則不與 疏

者也 六石四斗曰鐘 君上憂伶鰥寡矜恤貧病形殘既

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 絕其天幸又况支離其德者

乎 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 歸功名於群才與物

者也 疏 夫支離其形猶志形也 支離其德猶志德也 而况

者智周萬物而又智於愚明並三光而歸明於昧故能

唯聖人乎 孔子適楚之楚王接輿遊其門曰鳳號鳳號

何如德之衰也 當頃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

疏 何如猶如何也適之也時孔子自魯之楚舍於賓館

鳳號鳳號故哀歎聖人比於來儀應端之鳥也有道

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 趣當盡臨 疏 當來之世有懷道

矣如馳故不可待過往之時堯舜之主變化已 天下

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付之自尔而理自

德者也夫志形者猶足以養身終季免乎人間之害何

况志德者耶其勝劣淺深故不可同季而語矣是知支

離其德者其 孔子適楚之楚王接輿遊其門曰鳳號鳳號

何如德之衰也 當頃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

疏 何如猶如何也適之也時孔子自魯之楚舍於賓館

鳳號鳳號故哀歎聖人比於來儀應端之鳥也有道

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 趣當盡臨 疏 當來之世有懷道

矣如馳故不可待過往之時堯舜之主變化已 天下

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付之自尔而理自

格物之自出故妙

易以說

崖

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者未成故遺成疏有道之君休而不敗亂者自來生故忘生而不死疏明之世聖人弘道王教成就天下時逢暗主貪屬荒季適可全生遠害翰光晦跡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疏方猶當時世為一而後效當可全刑名可免疏今喪亂之時正厲衰周之世危行言遜僅可免於刑戮方欲執跡應聘不亦妄乎此接輿之詞譏諷孔子也福輕乎羽莫之知載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學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者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者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歎此無

知避泉依實重也

禍

盡地八尺自若曳尾之音

德

為之至易而行彼有為之至難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支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者也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福也故禍至重疏夫槩聽知能摘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者也若有涯分止於分內可以全生求其分外必遭夭折全生所以為福夫折所以為禍而分內之福輕於鴻毛貪竟之徒不知載之在己分外之禍重於厚地執迷之徒不知避之去身此蓋流俗之常患者也故寄孔陸以彰其累也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盡地而趨疏夫盡地而使人掩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木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得我之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弥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疏已止也殆危也仲左與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疏生衰周之末當澆季之

○迷司馬云迷陽休陽也
言其狂

○郤曲者迷又字存依廣
雅云迷曲也

自煎子然多司馬采
斧柄速自煎管起火還
自消崔云山有木故火
災也○悅之本又

恍然之本又
悅此相又感也

時執持聖跡歷國應聘頻遭斧逐屬被詆訶故重言已
乎不如止而勿行也若用五德臨於百姓捨已効物必
致危已猶如畫地作跡使以之走逐徒費巧
勞無由得掩以已寧物其義亦然也乎

無傷吾行 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傷於外則吾行
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

疏 迷亡也陽明也動也陸通勸其臣父令其與跡難
死宜放獨他之無為志遺應物之明智既而止於

分內無傷吾 吾行郤曲無傷吾足 自足矣 疏 郤空也曲
全生之行也

空其心隨順物性則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疏 寇伐
凡稱吾者自足也

中之木楸梓之徒為有材用橫遭寇伐膏能明照以
丸燈炬為其有用故被煎燒豈獨膏木在人亦介 桂

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疏 桂心辛香故遭斫伐漆
供器用所以割之俱為

才能大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有用則
於介斧

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
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恍然不覺妙

之在 疏 楸柏橘柚膏火梓漆斯有用也曲轅之樹商丘
身也 疏 之木自賴之牛无鼻之豕斯無用也而世人皆

炫已才能為有用之用而不知支离其德為無用之用
也故郭注云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乎其生也

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

用他皆桂
用也

化之自然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音義曰崔云此遺形棄知以德實之驗也

郭象注

德充於內物應於外外內卒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兀五忽及又音泉李去則足曰兀案案書元字相似○王駘且堂又音始人姓名也

曾有三兀者王駘姓王名駘曾人也則一足曰兀形雖殘兀而心實虛忘故冠德充符而為王駘遊行也

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若如也陪從也

常季問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姓常名季魯之賢人也王駘遊行外忘形骸內德充實所以從遊學者數滿三千與孔子同從中分曾者數滿三千與孔子同從中分曾

國常季未達真趣是以生疑立不教坐不議虛而

往實而歸若自得 疏弟子雖多曾無譁說立不教授坐

實腹而歸又解未學 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

無德亦為虛往之也 怪其殘形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疏教授門人

身形志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曾不言議

殘尤如是無復形容而玄道至德 是何人之疏王駘怪

而聚衆極多欲顯德 充之矣故發斯問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

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疏 宜居呼王駘為丈

是体道聖人也汝自不識人所以致疑丘直為參差在子答常李云王駘

後未得往事丘將尊為師傳諮詢問道何况晚學之類

不如丘者乎請益 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支神

依膺固其宜矣 具則体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

之所不能遠矣但一國而已哉 疏奚何也何但假借

宇內稟榮盛德 猶恐未盡其道 常李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

遠矣疏王盛也庸常也先生孔子也彼王駘者是殘兀

與凡常之人 固當遠矣 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疏然猶如是

德如是為物所歸未審運智用心 獨若何術常季不妄發此疑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人雖日變然死生 而不得與之變彼與變俱故生 疏支

之變變之大者也 舟潛遁薪指迂流雖復萬境皆然而死生最大但王駘

心冥造物與變化而迂移跡混人間將死生而俱往故 變所不能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斯順 疏遺失

丘也... 李云自往來 後未得往師耳

齊當也應也

王况及李自勝也崔云 君長也○其與... 兵 子凡庸異也崔云庸常 人也

山藏山於澤之謂也

覆芳服之陸本又作陸 直類又李云天地猶不能 變已况生死也

復圓夫顛覆方地墜階既冥寧無假明性命之固當而不與物

遷任物之自遷 䟽靈心安審妙体真九既與道相應故不為物所遷 矣物之化以

為命而無怪近 守其宗也不離至當之極 䟽達於分命真於外物唯命唯物與化俱行動不

其宗本者也 常季曰何謂也 䟽方深難悟更請决疑 仲尼曰其

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䟽恬若之性殊則羨惡之情背 䟽夫物云云悉歸空寂倒置之類妄執

是非於重玄道中橫起分別何異乎 䟽附所生本同一體也楚越迢迢相去數千而於一體之中起數千之遠

異見之徒例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䟽雖所羨不同而有所羨

皆如是也 各羨其所羨則萬物一羨也 各是其所是則天下是一也 也夫同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也

進五故及本亦作進下同

若寂然

重入去韻修創梵士

中知音替

雁或八作滑之涉及

象妙去之及去象妙之

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曰其所同而司天
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曰其所無而無之則
是非羨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羨已而惡入自
中知以下至于昆虫莫不皆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
彼者介若夫玄通混合之士曰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
自我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
無是無是無非混而為一 䟽若夫玄道之士浩然大故能乘變任化逆物而不懼 䟽觀大觀二儀萬物一指
一馬故能忘懷任物大順群生然同者見其同 夫若然
異者見其異至論象妙之境非異亦非同也

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䟽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羨無惡則無不宜無不宜故忘其宜也

䟽耳目之宜宜於聲色者也且凡情分別耽滯聲色故有宜與不宜可與不可而王駘混同萬物真一死生

豈於根塵之間而 而遊心乎德之和 䟽都忘宜故無不任懷羨惡之見邪 也 都任之而不得

物視物置視字下可見見

休語

蕭或作紳也

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疏混同
心於道德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曠然無不適也
萬物不知耳目之宜故能遊道
德之鄉放任乎至道之境者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

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玉也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

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
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取未
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為一既

觀其一則脫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
為逆旅去生如脫履斷足如遺疏物視猶視物也王駘
王吾未見足以纓補其心也

生為我時不見其得死為我順不見其喪視視萬
物混而一之故雖兀足視之如遺玉者也
常季

曰彼為己以其知嫌王駘未能疏彼王喻也

善修己猶用心知嫌其未能忘知而任獨之者也得其心以甚嫌未能遺

致猶用心以得心也夫得心也無思無慮忘知忘覺死灰猶水
泊亦無情措之於方寸之間起之於視聽之表同一儀之履載

順三光以昭燭混塵穢而不拂其神履穿塞而不忤其意不得
為得而得在於無得斯得之美若以心知之術而得之者非直得
也

得其常物何為最之哉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
平往而與物遇常故使之物就之

疏最聚也若能虛忘平淡得真常之心者固當和
光匿耀不殊於俗豈可獨異於物使眾歸之者也
仲尼曰人

莫鑑於流水而鑑止水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為止以求鑑也故
王駘之聚眾眾自歸之豈可物使從己

也鑑照也夫止水所以留鑑者為其澄清故也王駘所以聚
眾者為其凝寂故也止水本無情於鑑物物自照之王駘豈
有意於招獲而眾唯止能止眾止動而為之則不疏唯往也唯止
自來歸漢者也

耀耀盛光也
流水窪本作沫水

窮塞極心也
最一往會及來會

止水本性能止
眾止鑑者也

下首
上首

三才 天地人

蒼旻人受天順圓
也又足方云兩足
踏之八方也

傍首生獸也

能止是留停鑑入眾止是物來臨照亦猶王駘獨懷
受命於地
履寂故能容止群生由是功能所以為眾歸聚也

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夫松柏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為
眾木之傑耳非能為而得之也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
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
首則唯有松柏上首則唯有聖人

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善則
疏 人稟三才受
命蒼旻圓首

無貴於松柏人若自正則無美於大聖而趣之
命蒼旻圓首
方足其類極多至如樛氣正真獨有履舜豈由復意直置自然

王駘合道其義亦余郭注曰下首唯有松柏上首唯有聖
人者但人頭在上上去上則死木頭在下去下則死是以
呼人為上首呼木為下首故上首食傍首傍首食下首

下首草木也
傍首蟲獸也
幸能正生以正眾生
幸自能正耳非
為正以正之

受讓 堯 禹

九軍簡又曰兵符以
取九地故謂之九軍

官主事也 府藏

上玄能生道也非由用意幸率自然既能正已而正

物正已正物自利利他內外行圓各為大聖虞舜既亦
王駘亦然而舜受讓
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

人故為標的也
丁人雄入於九軍將未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真
非能
遺名

而無 疏 微成也信也天子六軍諸侯三軍故九軍也或有
不仕 疏 稟氣勇武保守善始之心信成全綏之節內懷

不懼之志外顯雄猛之姿既而直入九軍以求名各位
尚能伏心要譽忘死忘生何況王駘体道之狀列在下

文 而况官天地府萬物
具然無
細維一儀曰官天地
也 疏 不体也 苞藏宇宙曰府萬物

矣勇士入軍直要各位猶能不顧身命忘生死而况
官府兩儀混同萬物視死如生不亦宜乎

直
寓六骸 所謂 寓寄也六骸謂身首四肢也王駘体
逆旅 疏 身非實達萬有皆真故能混塵穢於俗

中寄精神於形內直置象耳目人用耳目亦用疏象似
暫遇而已豈係之耶耳目非須耳目也知

先同塵似用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與知
耳目非須也

變化俱則無往而不真此知之一者也心與疏一知智
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

境也能知之智照所知之境境智真會能所無差故知
與不知通而為一雖復迹理物化而心未嘗見死者也

豈容有全兀彼且擇目而登假人則從是也以不失會
於其間哉

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疏彼王駘者豈復簡擇良
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且而登昇通蓋不然乎

直置虛淡志懷而會之也至人無心止彼且何肯以
水留鑿而世間虛假之人由是而從之也

物為事乎其恬漠唯彼王駘真真合道虛假物
故全也疏自來歸之彼且何肯以為尸申

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此申
之賢人兀者也姓公孫名僑字子產鄭之賢大夫也伯

昏無人師者之嘉號也伯長也昏闇也德居物長龔光
若闇洞志物我故曰伯昏無人子產申徒俱學玄道雖

復出處殊隔而同師伯昏故寄此三人以彰德充之義
也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與
則者疏子產執政當塗榮花富貴申徒稟形殘兀無復

並行疏容儀子產雖學伯昏未能忘遺猶存寵辱耳見
形殘故預相檢約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
令其必不並已也

申徒嘉晉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
可以止卒其末邪實而問之欲疏子產存榮辱之意申

徒必不並已徒忘貴賤之心前雖

迹事理也亦也
埋不變

且子余及
假人言雅及徐自靈靈
有八字句下

且無也

會德也

出處子產形骸全而出
任出也申徒兀者不得
處也

有言都采領所以居則共堂坐還且子見執政而不

同肅公孫見其如此故質而問之

違子齊執政乎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疏違避也

異塗貴賤殊致我秉朝政便為貴人汝乃卑賤形殘應殊敬我不能遜讓翻欲齊已也

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此論德之處疏先生泊

生道門深明衆妙混同榮辱齊非計位也疏昏也先

後人者也笑其於悅在疏汝猶悅榮華誇誇政事推

何名學道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又與賢人

處則無過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言若是

不亦過乎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疏鑑鏡也夫鏡明則塵

也亦猶故與賢人居則無過若有過則非賢哲今子之

所取可重可大者先生之道也而先生之道退已屏志

子乃自於深非妙旨而出言如是豈非過者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若其猶與

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及耶言不自顧省而欲輕

計子之德故不足疏又猶復也言申徒形殘如是而不

以補形殘之過疏自知乃欲將我並驅可謂與堯爭

善子雖有德何足在言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

者衆多自陳其過狀以已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默然為過自以疏夫自顯其狀推罪於他謂已無愆不

為應死者少也疏夫自顯其狀推罪於他謂已無愆不

狀將罪歸已謂已之過不念存生如此之人知不可察
世間寡少鄭子產奢侈殺伐於義亦然者也

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若順也夫善質形殘

無如之何唯當安而順之則所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

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古之善射者引矢所及為

羿也自不遺身志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

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

在命耳而區區者各言所遇而不知命之自介故免乎

引矢之害者自以為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

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

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季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

取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

者皆非我也理自介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哉

然而失**疏**弄堯時善射者也其矢所及謂之彀也

獲免者偶然得免乃闕天命免與不免非由工拙自不

遺形志智皆由羿之彀中是知申徒兀足忽遺羿之

箭子產形全中地偶然獲免**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

既非入事故不足自多矣**者衆矣**皆不知命而

有斯笑矣**我佛然而怒**見其不知命而怒

佛然暴戾之心也人不知天命妄計虧全况已形好

彼殘尤如此人其流其衆念其無知佛然暴怒嗔忿他

人斯又未**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又**見至人之知命

知命也**之怒而**往伯昏之所稟不言之教則

復常**疏**廢向者之怒而復於常性也**不知先生之洗**

我以善邪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為**疏**既適師

能自又邪斯自志形而遺累矣也**疏**門入於

門入於

門入於

門入於

門入於

門入於

門入於

門入於

門入於

門入於

門入於

門入於

門入於

門入於

虛室廢，并念怒，又覆尋常，不知師以善水洗滌我心，為
是我之性自及，覆進退尋貴莫測所由，斯又忘於學心
遺其申徒楚吾與丈子遊十九季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志形
故也

疏 我與伯昏遊於道德故能窺陰陽之妙要極
至理之精微既其遺知忘形豈覺我之殘兀今子與

我遊於形骸之內而于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形骸

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也而索我於形骸之外豈不過哉

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事也而索我於形骸之外豈不過哉此注注意更不勞別釋也

容更貌曰子無乃矜已悟則厭其多言也疏楚然驚慙貌也子產

物先既被譏嫌方懷驚悚改矜誇之貌未能志懷遺欲多在更醜惡之容悟知已至不用矜說者也

無趾踵見仲丘踵類也疏叔山字也踵類也殘兀之人

接踵類來尋師訪道既無足趾曰以為其名也仲丘曰子不謹前既犯憲若其

矣雖今來何及矣子之修身不能謹慎犯於憲細前已遭官患難艱辛形殘若此今來

請益何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

足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不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務之斯輕用其

於內而足殘傷於外也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則一足未足以虧其德吾是以務全之也去其務謹任

明丈夫形骸者逆旅也全無趾交遊恭謹重德輕身唯欲務借聲名不知務也

也全生道所以觸犯憲章遭斯殘兀形雖虧損其德

猶存是故頌頌追討務全道德以
意比形故言尊足者存存者在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

載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
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沉而為人浮則有時

而沒矣故物為焉則
未足以終其生也
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

若其也責其不謹不
及天地也
夫天地亭毒覆載無偏而聖人

夫子尚不捨形殘善
孔子曰丘則陋矣疏
仲尼所陳不

救之心豈其如是也
請學務其全生谷疏
問深足成鄙陋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

出聞所聞而出
全其無為也
情實多慙故屈無趾令其入室語說

所聞方內之道既而擡座久夷獨
狗再陳無趾惡聞故默然而出也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

芻狗仲尼之所說也

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

也全德者生
便忘生
疏勉勗厲也夫無趾殘兀尚寔全生補其

生便忘生德充於內者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

也問人之類宜勗之焉

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
怪其方復
疏賓賓恭敬貌

人穿理極妙忘言絕學寧性生知而仲尼執滯文字專
行聖跡賓賓勸敬問札老君以汝栝量故知其未如至

人也學子
何為者也
彼且斲以詭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

以是為已桎梏邪
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
已今之學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

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寧其常然者也舍已効
久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

女老君也

効學也

彼指孔子也

刑桎梏也

彼事述也

商周 宋國之桓雅

馬之應言平貌也

世宗憲皇帝

九

常之所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為華藻也而華藻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疏斲求也諛詭猶奇譎也在手曰為已之桎梏也矣 程在足曰桎即今之枷鎖也彼之仲尼行於聖跡所學奇譎怪異之事唯求虛妄幻化之名不知方外体道至人用此聲教為已枷鎖也

瞞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

解其桎梏其可乎 欲以真理真無趾前見仲尼談講之真其無跡疏之日何不使孔丘志

於仁義混同生死齊是非係貫既鞅無趾曰天刑則是帝之懸解豈非釋其枷鎖解桎梏也

之安可解 今仲尼非不真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支順物則名跡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究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

可遺名跡可遺則尚彼可絕 疏 仲尼憲章文武 堯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 舜刪詩書定礼条穿陳蔡周商周執於仁義遭斯戮耻亦猶行則影從言則響隨自然之勢必至之耳也是以陳跡既與疵屢斯起欲不用弊言可得乎故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天然刑戮不可解也

焉曰哀駘佗 惡醜也言衛國有人形容醜陋內德充滿為物所歸而哀駘是醜貌

焉曰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

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妻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疏

妻者齊也言其位齊於夫妻者接也適可接事君子哀駘才全德滿為物歸依大順群生物忘其醜遂使丈夫與同處戀仰不能捨去婦人羨其才德竟請為其勝妾十數未正明其慕義者多不為人妻彰其道能感物也

十數未正明其慕義者多不為人妻彰其道能感物也

與同處戀仰不能捨去婦人羨其才德竟請為其勝妾

十數未正明其慕義者多不為人妻彰其道能感物也

十數未正明其慕義者多不為人妻彰其道能感物也

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疏

滅跡匿端謙居物後直置應和

而已未嘗誘引先唱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

明物不由權勢而往

君者必能救過宥罪恤死護生駘佗穿為匹夫位非南面無權無勢可以濟人明其懷入不由威也

稌以望人之腹

明非求食而往 疏 夫儲積倉稟招迎士眾歸

聚稌何以致人明慕義非由食往也

又以惡駘天下

明不以形羨故往 疏 駘佗形容異常

鄙陋論其醜惡驚駘天下明其聚眾非由色往

和而不唱 疏 譬商谷之致之

心既不以言說招獲非由先物而唱者也

知不出乎四域

不役思於分外 疏 域分也

智學性任真未曾復思運懷緣於四方分外也

且而雌雄合乎前

才全者與物無

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林藪

疏 雌雄禽獸之類也夫才合與物同波人無害物之心

物無畏人之慮故鳥與獸且群聚於前也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疏 一無權勢二無利祿

無色貌四無言說五無知慮夫聚集人物必不徒然今駘佗為眾歸依不由前之五事以此而駘佗固異於常人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

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

未經月已覺 疏 既其有遠處

看異故命召者之形容醜陋果驚駘於天下共其同處不逾三旬觀其為人察其意趣心神凝淡以覺深遠也

不至乎期季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

委之以國政也

疏

日月既久清鍊於深是以共處一季情相委信而國無良宰治道未弘庶屈賢人傳於國政者也

委乎心也

悶然而後應

以驚其神

疏

悶然後應不覺之容亦是辱淡之貌既無情於利祿豈有

意於榮華故同波世

泡若而辭

人辭

泡若者是無的亦辭疏當不係之貌也

雖無驚於寵辱亦乃同塵以遜讓故泡然無常人辭亦辭也

寡人醜乎卒授之國

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郵焉卒有也若無與余

是國也是何人者也疏

醜慙也卒終也幾何能項也郵憂也寡人是五等之

何人孔子問也
良人駭也
恍恍也

謙稱也既見良人泥然歷淡中心愧醜恋慕殷勤終欲與之國政屈為鄉輔俄頃之間逃遁而去喪失賢宰實懷憂恤憂情之恍惚若有遺亡雖君魯邦曾無歡余來喜去憂感動如此何人何術一至於斯仲尼曰丘也宜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之側

焉响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尔不得類焉尔

以才德

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舍德之厚者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則雖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同其志矣
疏 哀公陳已心跡以問孔子孔子以豚子為辭以答哀公丘曾領門徒遊行楚地適見豚子飲其死母之乳响目之頃火時之間弃其死母皆散而走不見已類所以為然故郭注云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以况哀公素無才德非是已類弃捨而去駘佗才德既全於赤子物之親愛固是其宜矣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疏 郭注云使形者才德也而才德者精神也豚子愛母愛其精神人慕駘佗慕其才德者也 戰而死

响本作响音殊

妻所甲及天子八妻
諸侯六大夫四士二

莊子內篇德充五

十三

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者無武也則者則者

之履無為愛之所愛履者皆無其本矣妻履者以足為本疏

妻者武飾之具武王為之或云周公作也其形似方扇

使車兩邊軍將行師階陣而死及其葬且不用妻資是

知異者武之所資履者足之所使用形者神之所使無

足則履無所用無武則妻無所資無神則形無所愛然

妻履以足武為本形貌以才德為天子之諸御不瓜剪

為原二者無本故並無用也

三夫人九嬪
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
官一官中心也

不穿耳全其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傷疏夫帝王

擇御女穿耳剪爪恐傷其形匹夫娶妻停於外形全猶

務使役驅馳慮虧其色此重舉譬以况全才也

足以為不採擇嬪御及燕介新婚之本以形好為意者

而况全德之人乎德全而物疏亦然也夫形之全具

也德全而物疏亦然也夫形之全具

而况德全乎此合譬也故鄭尚能降貴人感負友

注云德全而物愛之宜矣哉今哀駘佗未言而信無功

而親使人投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

形者也疏夫親由積敬信籍言顯今駘佗未至言說而

已遭委信本無功績而付託實親遣使曾侯

厘襟授其朝政早已遜讓唯恐不受如是之人哀公曰

必當才智全具而推功於物故德不形見也

何謂才全疏前雖標舉於義未彰仲丘曰死生存亡窮

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

其理固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

非矣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也所遇適在於是

之謂才全疏 摠括以前是 何謂德不形疏 已領才全未

更後問庶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天下之平莫 疏 停止也

均平莫盛於止水故上文曰人莫鑿於流水而 必鑿於止水此舉為譬以彰德不形義故也 其可以

為法也 無情至平故 內保之而外不蕩者也 內保其

情偽玄鑿洞照與物無私 疏 夫水性澄清鑿照於物木

故能全其平而行其德也 疏 雖巧非水不平故能保

守其明而不波蕩者可以軌轍工人洞鑿好醜也故下

文云水平中準大匠取則焉况至人冥真合道和光和

物摸楷蒼生動而常寂故 德者成和之修也 事得以成

云內保之而外不蕩者也 德者成和之修也 物得以和

謂之疏 夫成於度事和於萬物者非盛德孰能之哉必

德也 疏 也先須修身立行後始可成事和物之修也

而我不畏者方 無事不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不和此德之不

可以謂之德也 形也是以天下 疏 而歸功於物者也德之不形也是以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天下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

推而不厭欺物不離之者也 也吾以南面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

也 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

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聞惠尤之風者雖

骸志貴 疏 姓閔名損字子騫宜丘門人在四科之數甚

聞音目擊也
服市較及又音君

情一
小人不可解

八聖人也
不欲於無欲賢人德也
無欲於無欲聖人德也

三清八日月星也

莊子內篇德義五

十六

德之義曾候解悟方覺前非至通憂死之言更成虛終
執紀南面之大都無寔錄於是隨支休黜聰明遺尊
志爵位觀曾邦若蝸角視己形如隙影支仲尼以全道
德私司寇以異君臣故知莊老之談其風清遠德充之
羨一至
於斯

其脰肩肩瘦脊大瘦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

脰肩肩 偏情一往則醜者更 疏 闔曲也謂幸曲企腫而
好而好者更醜也 行脰脰也謂支休折裂

偃僂疾病復無脰也言無脰名也老益也脰頭也肩肩
細小貌也而支離殘病企腫而行瘠瘦之病大如盆甕
此二人者穿天地之陋而俱能忘形建德体道談玄遂
使齊衛兩君欽風愛悅羨其盛德不覺病醜顧視全人
之頸鬣小而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其德長於順物
自肩肩者

於逆物則 疏 大瘦支離道德長遠遂 人不志其所忘而
物忘其好 疏 使齊候衛主志其形惡 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

志其所不忘此謂誠志 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
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 疏 誠實也所忘形也不忘德

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志也 也忘形易忘而忘德難也
故謂形為所忘德為不忘也不忘形而

忘德者此乃真寔志斯德不形之義也 故聖人有所
遊 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 疏 物我雙遣形德兩忘放

遊 無不至者才德全也 任乎變化之場遨遊於至
虛之 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 此四者自然相

域也 疏 夫至人道過三清而神遊六合故蘊智以救殃孽約
束以檢散心樹德以接蒼生工巧以利群品此之四

事九類有之大聖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讎惡用膠無喪
慈救同塵順物也

慈救同塵順物也

莊子內篇德義五

十六

惡用德不貧惡用商

自然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

疏

惡何也至人無所謀謀

何用智惠不散亂彫斷何用膠固本不喪道用德何為不貴難得之貨無勞商賈祥為和光利物是故有之者也

四者天聲也天墜者自天食也

言自然也食而稟也疏稟也天自

然也以前四事蒼生有之稟自天然既受食於天之意

學其性聖人順之故無所用已也

用人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

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此皆非我也

又奚為哉任疏稟之自然各有定分何須分外添有之而自至也

人之形視其形無人之情

類聚群分疏和光混跡

非之情慮有入之形故群於人自然之道疏群聚世間

此解有無入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無情故付疏彼

靈真絕無性識既忘物我何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

有是非此解無入之情故也

也形貌疏係係也跡闕罷俗形係入群與物不整乎大

哉獨成其天無情故浩然無不在無不任者有情疏整

大貌也整然大教萬境都忘智德高深疑照宏遠惠子

故歎羨木人獨成自然之至此結無入之情也

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疏前文云有人之形無入之情惠

者必固無情慮乎然莊惠二賢莊子曰自然疏然如是也

並遊心方外故常稟而為論端

掘其復

故云然若無情智何名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若無情智何名疏若無情智何名

進責之辭若無情智何名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若無情智何名

問於莊子若無情智何名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

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

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豈直

賢聖絕遠而南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豈

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

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閔之萬物及取諸身耳目

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

生也不以自來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來

行豈百骸無定向形貌無疏惡何也通虛之道為之相

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疏貌自然之理也遺其形質

之貌具有何得不謂之人且形之將貌蓋亦不殊惠子

道與自然互其文惠子顯明斯義故直言之也

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未解形貌疏既名為人理情

謂之人此是惠施未解形貌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以是非為

未解形貌之非情未解形貌吾所言情者是非彼我好

無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疏吾所言情者是非彼我好

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疏惡憎嫌等也若無是非雖

若無情智何名

若無情智何名

若無情智何名

若無情智何名

若無情智何名

若無情智何名

若無情智何名

若無情智何名

若無情智何名

若無情智何名

若無情智何名

若無情智何名

若無情智何名

若無情智何名

若無情智何名

若無情智何名

若無情智何名

若無情智何名

若無情智何名

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已自足於形貌疏道與形

已足但當任之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極足以傷

身以其生疏還將益以今子外乎子神勞乎子之精倚

樹而吟擗槁梧而瞑夫神不存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

倚樹而吟坐則擗梧而疏槁梧來膝几也惠子未遺筌

晦言有情者之自困也疏踈眈內名理踈外神識勞苦

談說是以形勞心倦疲息而瞑者也天選子之形子以

堅白鳴言凡子所為外神勞精倚樹擗梧且吟且睡此

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

生而况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趣舍疏選授也鳴言

皆在無情中來又情於其間哉說也白

道授與汝形天壽如醜其理已定無勞措意分外益生

而子稟性聰明辨析明理執持已德炫耀衆人亦何異

乎公孫龍作白馬論云白馬非馬堅守斯論以此自多

信有其言而無其實能伏衆人之口不能伏衆人之心

今子介外誇談即是斯之類也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瞶音眠

筌蹄充吾也

他哉者形良也

新註云

大宗師者道也。猶靈法矣。天法道。道法自然也。

音義曰。崔云。遺形。形生當大宗此法也。

言佈也

人之生也。凡事皆出於天。故曰天所為。然身處世間。人事有盡。盡者。故曰人所為。天所為。以心之。言者。人所為。以四時之表也。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止水留鑑。接物無心。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成庶品。故以太宗師次也。

郭象注：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者也。

玄英疏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

外冥於物。與象玄同。疏天者。自然之謂。至者。造極之名。任之而無不至者也。天之所為者。謂三景。晦明四時。生殺風雲。舒卷雷雨。寒溫也。人之所為者。謂手捉脚行。目視耳聽。心知工拙。凡所施為也。知天之所為。悉皆自。非關修造。豈由知力。是以內放其身。外冥於物。浩然大觀。與象玄同。窮理盡性。故稱為至也。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

五筓東泰山南衡山西
華山北恒山中嵩山

四鎮者四方除五岳中
央也

四續者江河淮濟

口義曰人事盡而天

理見是以其智之所知以

養其智之所不知也不該

設以傷生故曰終其天年

既知天又知人故曰知之

感也此數語甚正

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則知出於不知，自為耳也。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不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疏：雲行雨施，川源岳瀆，非關人力，抑乃天生。知人之能知所知，並自然也。此解前知天之所為。

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

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感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

卒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眾。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矣。偽成而

口義 雖然言意而
下此一轉在妙知有所待
而後當知在我所待者在
外或無所求而自得或
有求而後得皆不可得而
定當者定也亦當不空當
也事既定而後見其當

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而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技，而荦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不知以無崖自用，則一体之中，知與不知，相與會而疏。人之所為，謂四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者也。疏：肢百體各有御用也。知之所知者，謂目知於色，即以色為所知也。知之所不知者，謂目能知色，不能知聲，即以聲為所不知也。既而目為手足，而視脚為耳鼻而行，雖復無心相為，而濟彼之功成矣。故眼耳鼻舌四肢百體更相復用，各有司存。心之明闇亦有限，極用其分內，終不強知。斯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故得盡於天年，不橫夭折能如是者可。雖然有患，任天之無患者也。疏：知雖謂知之感義者也。雖然有患，任天之無患者也。疏：感義猶有患累不若。夫知有所待而後當，無不可，故必有待忘知而任獨也。

不當此一字下得最上若
以為出於天又必求而
得若以聲於人又有求
而不得者此所謂詎知天
之非人人之非天也譬如
壽夭不貳莫非論也而又
目知論者不立乎若稽之
不便見天所為與人所謂
不定處在于壽事最精
此等處當子細玩味必有
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
道者也

也若乃任天而生其所待者特未定有特則疏夫知必無定也疏夫知必
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知亦待奪無常唯當境智兩忘
能所及絕者方能無可無不可然後無患之也已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我生有
心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取物無非天也天也自
然者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
自然疏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知能運用無非自然是知
耳天之與人理既無二故謂天則人謂人則天凡
庸之流詭曉斯旨所言吾者莊生且自稱此則混合人夫混同物我也
且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疏夫聖人者誠能真真合道
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疏忘我遺物懷茲聖德然後
有此真知是以混同真人而無何謂真人疏假設疑問
患累真知之狀列在下文耳

口義云雄誇也士事也
如東山詩且狂士行杖

口義云過而弗悔者過失
也猶令目矚過也當而
不自待者當語當也猶令
目恰好也
口義云此章兩若然者此
是在于勢也

无無也

古之真人不逆寡凡寡皆不逆則疏寡少也引古御
懷任物大順群生假令不足所須者衆矣不雄成不特其成疏為而不恃
微少曾不逆忤者也不雄成而處物先疏長而不宰
豈雄據成績不讓士縱心直前而群士自合疏虛夷忘
欲處物先那謀事非謀謀以致之者也疏淡士衆
自取非開運心謀事非謀謀以致之者也疏淡士衆
謀謨招致故也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直自
而無過耳非以疏天取已過曾無悔吝之心分若然者
得失經心者也命儻當不以自得為義也若然者
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者
也若此言失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
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
逃熱也死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
火不以濡為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

莊子內篇齊物論

口義云受其形也復也
也全而取之尤取所係
也故忘而復之也

受而喜之不問所受者何物 疏喜所 忘而復之復之

於識乃 疏反未 是之謂之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

天是之謂真人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

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 疏 是謂者指任前文惣結

指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 疏 其旨也指弃也言上來

智惠忘生可謂不用取捨之心捐弃虛通之道亦不用

人情分別添助自然之分能如是者各曰真人也

若然者其心志所居而 疏 若如以前不捐道等心是心

云強行 其容寂雖行而無 其穎穎大朴 疏 穎穎也穎

者有志 真人降世挺氣異凡非直智照虛明志力弘普

亦乃威容閑雅相負端嚴日角月弦即斯類也 妻然似

口義云聖人無心而喜怒
從四敗之春秋也

秋殺物非 煖然似春生物非 喜怒通四敗夫射道含變

其温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温嚴 疏 聖人無心有感斯

之自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也 疏 應威息適務寬猛

退稅同素秋之降霜本無情於義殺似青春之生育寧

有意於仁惠是以嗔如雷震喜若華敷覆載合乎二義

喜怒哀通 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

疏 真人應世赴感隨取與物交涉必有宜便而虛心慈

愛常善救人量等太虛故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疏 堯攻叢支禹攻

口義云用兵毒天下也
澤愛天下也皆以无心行
之則亡國者亦曰帝力於
我何有也

周武伐殷並上合天敗下符人事所以與動于戈 利澤

民民問罪雖復殄亡邦國而不失百姓歡心故也

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

表李曰迎也

不從突眼而死屍沉於江姓紀名他湯敗逆人也聞湯讓務尤恐及乎已遂將弟子陷於窾水而死申徒狄拳之因以躡河此數子者皆矯情偽行元志立名分外波蕩遂至於此自餓自沉促齡夭命而芳名令譽傳諸史籍斯乃被它駭使何能復入悅樂衆人之耳目焉能自適其情性耶

古之真人其狀

義而不朋與物同宜 疏狀迹也義宜也降迹同世隨物而非朋黨 所宜而虛已均平曾無偏黨也

若不足而不美冲虛無餘如不足者也下之 疏韜晦冲虛

猶如神智不足率性而動沉志貞 與平其觸而不堅於常遊然自得故無所慕羨者也

而非固 疏解獨也堅固也彷徨於任容與自得 振平其

虛而不華也曠然無懷 疏振廣大自也靈府寬閑與乃至於實 疏虛空等量而智德真實故

不浮不 兩平其似喜平至人無喜暢然 疏兩平喜自也和適故似喜也 隨變任化所

遇斯適實忘喜怒故云似喜者也 崔平其不得已乎動靜行止常居 疏

後動非開先唱故不得已而應之者也初六爻 濬乎進我色

也不以物傷已也 疏濬聚也進益也心同止水故能濬聚群生是以應而無情惠而不費適我益我

神色終無減損者也 與平止我惠也無所趨也 疏雖復應動隨世挾物住於真惠所謂 厲乎其似世乎至人無厲與世 疏厲

動而常寂者也也真人一於安危真於禍福而和光同世亦似厲乎如

孔子之困國人文王之拘羑里魚遭危危不廢無爲之事 警平其未可之制也高放而 疏聖德廣大警然高遠也

也五羔反五胡反念遠貞

費至人惠而不費

厲如字崔本作厲云苞羅者廣也

悦 亡本多或作光 死正貞王云廢忘也

制連平其似好開也 綿邈深遠莫 疏連長也聖德遐長 見其門者

絕孰見其門 昏默音聲 也悦乎忘其言也 不識不知而天

似如開閉不 昏默音聲 見人也 悦乎忘其言也 杭自發故悦然

也 悦無心自也 放任安排無為虛淡得玄珠於赤水

行從匪以 明真人 以刑為體 刑者治之 以禮為翼

利物為政之方也 刑者治之 以刑為體 刑者治之 以禮為翼

禮者世之所以 疏 用刑法為治政之體本 以知為取

自行耳非我制 疏 以禮為翼 以知為取 以知為取

敗之動 以德為循 循非我作 疏 循非我作 疏 循非我作

非我唱 以德為循 循非我作 疏 循非我作 疏 循非我作

須物情以前 累標 以刑為體者 綽乎其殺也 任治之自

此以下解 缺也 以刑為體者 綽乎其殺也 任治之自

而 疏 綽寬也所以用刑法為治 治者以殺止殺 殺殺

寬 疏 綽寬也所以用刑法為治 治者以殺止殺 殺殺

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須世之所行 疏 禮忠信

御世之首故不學 禮無以立 非禮勿動 非禮勿言 人而

無禮胡不 遊死 是故禮之於治要哉 羽翼人倫 所以大

行於世 以知為取者也不得已於事也 夫高下相受不

者也 以知為取者也不得已於事也 夫高下相受不

大相群不得已之勢也 曠然無情 群知之府也 羨百流

之會居師人之極者 奚為哉 任取世之知 委必然之重

付之天 疏 隨 杭感以接物 運至知以應 取理無可視聽

人而礼型小遊死者周 堅之極也

卷之四

七

長良

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已

則處萬杭之極而常閑暇自適通忽然不竟事之經身恍然不識言之

在口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夫至人者

止若谷神境智同忘虛心玄應豈有懷於為物情係於

生實謂聖人勤行不怠詎知汾水之上故其好之也

其弗好之也常無心而須彼故好與不好既忘懷

亦遺蕩於愛憎故好與弗好出其一也其一不一也

其不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其一聖智也

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疏其一不一凡情

也既而凡聖不一其一與天為徒無有而不其一不一與

人為徒彼彼而我疏同天人齊萬致與玄天而為類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

勝故曠然無不一真然疏復天無彼我人有是非確

無不在而玄同彼我也然論之咸既空寂若使天勝

人劣豈謂齊乎此又混一天人冥死生命也其有夜且

同勝負此趣者可謂真人者也之常天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

明夜聞天之常道死生來去人之分命也天不能無疏夫

晝夜人焉能無死生故任變隨流我辨於何係哉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

之有所不得與律物之情也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

口義云自然之進也也好與弗好即好惡也

口義云其六一同也其不一異也好惡也有異同豈不出乎造化之外也

情實也見台義

之徒逆於造化不能安取處順與變俱往而飲生惡死

哀樂存懷斯乃凡物之滯情豈是真人之通智也矣

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 卓者獨化之謂也夫天相

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

以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

猶不敢惡隨天安之况乎卓余獨化至於玄冥之境又

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也

疏 卓者獨化之謂也彼之眾人稟氣蒼旻而獨以天為

父身猶愛而重之至於晝夜舉溫不能返逆况乎至

道窮冥之鄉獨化自然之境生天生地開闢陰陽適可安而任之何得拒而不任也

人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 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者也夫自

然之不可避豈疏愈猶勝也其真則獨化者也人獨以

直君命而已哉疏君上為勝已尊貴尚須身致命不敢

有避而况玄道至極自然之理欲不從須其可得乎安排委化固其宜矣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訶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與其不足而

相愛豈若有餘而疏此起譬也江湖浩瀚游泳自在各足深水無復

相忘疏往還彼此相忘恩情斷絕滄乎泉源旱澍鱗鱗

困苦共處陸地頽尾曠眼於是吐沫相濡啣氣相濡恩

愛往來更相親附比之江湖去之遠矣亦猶大道之世

物各逍遙鷄大聲聳不相來往淳風既散澆浪漸與從

理生教聖跡斯起於斃斃以為仁踴趾以為義父子兄

弟懷情相欺聖人羞之良有以也故知魚與其譽堯而

口義云欲見自得處無榮亦無去完廢亦無與充善亦無死無死毀亦無言於此不若為忘而付之自然其化也以道

不足者謂沫也有餘者謂深水也

斃斃用力之自踴趾於時之自

佛家曰是法平等若有

惛也

而非無惡為戒相述堯舜以勗將來仁義之與自茲為本也豈若無善無惡善惡兩忘不是不非是非及遺然後出生入死隨變化而遨遊莫往莫來履玄道而自得豈與夫向濤聖跡同年而語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

息四者皆我之始老是我之艾之年死是氣散之日但運載有形生必勞苦老既無能暫歇閑逸死滅還無理取

傍憇四者皆變而未始非我而我相然何所惜哉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死有善則生不独

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

固矣

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夫無力之力莫大於

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岳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

天地萬物無一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日

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

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我也非復今我也我與今

俱往豈常事哉而世莫之覺橫

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

疏夜半聞真以譬真造化也夫藏舟於海正合其且隱山岳於澤中謂

之得所然而造化之力擔負而趨變故日新驟如逝水

几感之徒心盡愚昧真謂山岳牢固不動駭然豈

曰義云道生也

嚴丘道友山而蒙

大有宜猶有所避

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

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

藏小

其且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正疏遁變化也藏舟其避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疏於岳藏山於澤此藏天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然小大異而藏皆得宜猶念急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疏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避是恒物之大情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死無內無死無生然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避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疏恒常也夫藏天下於天下者豈藏情非一曲之小意疏之哉蓋無所藏也故能一死生真變化放縱寰宇之中乘造物而遨遊者斯藏天下於天下也既變所不能變何所遁之有哉此乃疑寂之人物運大道之真情豈流俗之迷徒運人間之小智耶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人形方是萬化之一遇耳未足獨喜也無極之中所

曰義云善者老始終者道物也善能也言造物也猶效法之入道乎
日義云萬物之所係者道也一化之所待者道也此

遇者皆若入耳豈特人其為樂可勝計邪本非人而化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為人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在極乎疏夫大治洪鈞陶鑄群品獨遇人形遂以為樂如人形者其貌類無窮所遇即喜喜亦何極是以唯形與喜不可勝計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存夫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萬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避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則何咄而非存哉疏夫物不得避者自然也孰能逃於自然之道乎是故聖人遊心變化之塗放任日新之境未始非我何往不存耶善大善老善始善終人猶夢之內不善少而否者者耳未能解變化齊死生也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

所謂大宗師也

口義云前經不說道字
致此方提起一道字說
大宗師也
情又也信亦實也

口義云自本自根推原
其始始推原此道之始則
自古未有天地之敗此道
已存矣是曰無極而太極
也

口義云鬼造化之迹也
猶易曰帝出乎震之帝也
鬼與帝所以能神者此道
為之天地亦同道而各有
故曰生天地也

太易太始太初太素曰
太極也

自是以下皆言得之者
業得之於道也

化之所待乎

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為一體故其疏係屬也
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識性明暗不同自有百季之中下生之內從容平淡
有飲感至於壽夭老少都不介懷強未能忘生死但復
無嫌惡猶足以為物師傳人故效之而况混同萬物
冥一變化屬在至人必資聖知為物宗匠不亦宜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

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
有無常之信故無形也

洞照有情也趣

若響有信也恬
可傳而不可受

宅之莫能

咸得自容而
疏寄詞詮理可
傳也體非量

受而有之

可得而不可見
莫見其狀

數不可受也方寸獨悟可

得也斷於形色不可見也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

同存

明無不待
自從也存有也厚通至道無始無終
從和以來未有天地五氣未兆太極

存焉故老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神鬼神帝生

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者也

神鬼神帝生
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

天地

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

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

疏
言太道能神
於鬼靈神於

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天帝開明二景生立二義至無之力有茲功用斯乃不

神而神不生而生非神之而神不生之而生者也故老

經云天得一以清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太極之下

神得一以靈也
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父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道
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父為無

父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
至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外內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裡名
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

口義云自掃章氏而下有
十二箇得字皆言得此道
而後能知此也聖天地猶
言整耳乾坤也氣母元氣
也

知字
若結反則世係及自
也世係反

鄭玄注周礼云終古猶言
常也

感它得云差也崔本作代

疏 太極五氣六極六合也且道在五氣之上不為高遠
在六合之下不為深邃先天地生不為長久長於夏

古不為著艾言非高非深非父非
老故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者
狝韋氏得之以擊

天地疏 狝韋氏文字已前遠古帝王
故能駟馭群品提契二儀又作契字者契合也
言能混同萬物

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疏 伏犧三皇也
能伏牛乘馬
符合二義者也

道也為之得至道故能畫八卦演六爻調陰陽合元氣
養伏犧性故謂之伏犧也襲合也氣母者元氣之母應

維斗得之終古不惑疏 維斗北斗也為眾星細維故
謂之維斗惑差也古始也得
於至道故歷於終始

維持天地心無差惑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疏 日月光證
得終始照臨竟 堪坏得之以襲崑崙疏 崑崙山名也在
無体息者也 堪坏北海之北堪坏

崑崙山神名也襲入也堪坏人面
獸身得道入崑崙山為神也矣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馮夷得道入崑崙山為神也矣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馮夷得道入崑崙山為神也矣

疏 姓馮名夷弘農華陰潼鄉提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
仙大川黃河也天帝賜馮夷為河伯故游處孟津大

川之 肩吾得之以處太山疏 肩吾神名也得道故
處東岳為太山之神 黃帝

得之以登雲天疏 黃帝軒轅也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
山之下昇成有龍垂於昇以迎帝帝

遂將郡臣及後宮七十二人白白 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乘雲駕龍以登上天仙化而去

疏 顓頊即黃帝之孫即帝高陽也亦曰玄帝年十二石
冠十五佐少昊二十即位採羽山之銅為昇能召四

海之神有靈兵黍九十七崩得道為北方 愚強得之立
之帝玄者北方之色故處於玄宮故也

平北極 愚強水神名也亦曰愚京人面鳥身乘龍而行
與顓頊並軒轅之胤雖復得道不居帝位而為

水神水位北極也西王母得之星名也

其終疏少廣西極山名也王母遺使獻玉環漢武帝收獻青桃

顏容十六七之子甚端正常坐西方彭祖得之上及有

虞下及五伯跡彭祖帝顓頊之玄孫也封於彭城其道

者昆吾為復伯大彭豸韋為殷伯齊桓晉文為周伯合

為五伯而彭祖得道所以長季上至有虞下及殷周凡

八百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

比於列星道無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

又不得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

已抑然自得而獨化者也夫姓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

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夫為

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已為也而為之則

傷其真疏武丁殷主名也曰高宗高宗夢得傳說

所也而得之相於武丁奄然清泰傳說星精也而傳說

一星在箕尾星上然箕尾則是二十八宿之數維持東

方故言乘東維騎箕尾而與角亢等星比並行列故云比於列星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季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疏葵當為葵字之

中南郭子綦也女偶古之懷道人也孺子猶稚子也女

偶久聞至道故能攝衛養生年雖老猶有童顏之色駐

十八史注傳言在涿州

伯音顯

觀其容色既異常人心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疏惡惡

不可也女偶心神內靜形色外彰子綦見有容夫卜梁

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

人之才疏梁姬姓也倚名也虛心凝淡為道智用明

偶有虛淡之道而無明敏之才各滯一吾欲以教之庶

易謂勤修輒言

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湯

矣吾猶守而告之疏庶慕也死也果決也夫上士尊

是故雖蒙教誨必須修學慕近玄道決成聖人若其不

然告示甚易為須修守所以成難然女偶久聞至道內

心凝寂今欲傳告猶自守之况在初學無容懈怠假

參日而後能外天下遺也疏外遺忘也夫為師不易傳

靜慮修而守之凡經三日心既虛寂觀已外天下矣吾

萬境皆空是以天下地上悉皆非有也已外天下矣吾

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物者朝夕所須疏天下萬境

易忘資身物親近所以難遺守經七日然後遺已外物

之故郭注云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之者也已外物

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都遺疏隨體離形坐忘

遺遺漸深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

見視而作斯朝且也明也死生一觀物我兼忘惠

朝徹者也疏照豁然如朝陽初啓故謂之朝徹也

朝徹而後能見獨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 然妙絕言

象非無非有不古不今獨往獨來絕待絕對 見獨而後

能無古今與獨俱往 不為物境所遷故無今古之異 無古

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 是以無係無惡然後能無死

無疏古今會也夫收有古今之異法有生之殊者此

法亦不丟不來無死無生者蓋迷徒倒置之見也收既運運新新無今無古故 殺生者不死生者不

生疏曾生既死既生能入於無死無生故休於法無生

滅也法既不生不滅而情亦何其為物無不將也 自將

故無不迎也任其自迎 疏將送也夫道之為物極濟

生滅是以迎無窮之無不毀也任其自毀 無不成也任

自成故疏不送而送無不毀滅不其名為櫻寧 夫與物

索亦索而未疏櫻擾動也寧寂靜也夫聖人慈救道濟

始不寧也蒼生妙本無名隨物立稱動而常寂雖

櫻而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 物索而獨不繫則敗

不曲疏既能和光同塵動而常寂然南伯子葵曰子

獨惡乎聞之疏子葵怪女偶之談其道高妙故問子於

六約教後三據理直是日聞諸副墨之子疏諸之也副

櫻入係於管及崔云有

文字差見

江云
誦通也者洛無所不運也

其乃撰反李云許與也授
而保之无所施與也

翰墨也翰墨文字也理能生教故謂文字為副貳也夫
魚必因筮而得理亦因教而明故聞之翰墨以明先因
文字得
解故也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疏 臨本謂之副墨
依文生解所以執持披說次則漸悟其理是故羅洛誦
之且教從理生故稱為子而誦因教起名之曰孫也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疏 瞻視也亦至也誦誦精熟功
勞極矣漸見至理靈府分明 瞻

明聞之聶許疏 聶登也亦是附耳私語也既誦之稍深
私語也既聞於道未敢公然 聶許聞之需役疏 需須也
亦是漸登勝妙玄情者也 需許聞之需役疏 需用也
行也雖後私心自許智照漸明必須依教
遵循勤行勿怠懈也而不行道無由致
於謳疏 謳詞誦也既因教悟理依解而行
音於又和字 遂使盛惠顯彰謳誦滿路者也

玄真 玄真者所以名 疏 玄者深遠之名也真者幽寂之
階虛極以至 於玄真者也 玄真聞之參寥 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
未極而又推寄於參 疏 參三也寥絕也一者絕有二者
寥亦是玄之又玄也 絕無二者非有非無故謂之二
絕也夫玄真之境雖妙未極
故至乎三絕方造重玄也 參寥聞之疑始 夫自然之
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 疏 始本也
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夫道起
此四句離彼百非名言道斷心知處滅雖復三絕未窮
其妙而三絕之外道之根本而謂重玄之地衆妙之門
意亦難得差言之矣是以不本而本本無所
本疑名為本亦無的所本故謂之疑始也耳 子祀子

李去強名曰玄觀之自然
朝云所以名無而非無也
李去去高也高遠象曠
不可名也
疑李去又疑無是知則
始非無名也
曰義不夫矣無名之始
始又是無始之始

輿子利乎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
李作與
利乎來
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

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疏子

四人未詳所據觀其心迹並方外之士情同淡水共結素交叙莫逆於虛玄述忘言於至道夫人起自虛無無則在先故以無為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故以生為首既生而死死最居後故以死為尻亦故然也尻首雖別本是一身而死生乃異源乎一体能遠斯趣所遇皆四適豈有存亡飲惡於其間哉誰能知是我與為友也

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疏目擊道存故相視而笑同須玄

理故莫逆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疏友人既病須於心也

而行不乖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疏偉

於方外也造物無偏豈獨將我一身故為拘牽之疾以此而言無

也造物猶造化也拘拘牽縮不申之貞也夫洪鈺木冶

造物無偏豈獨將我一身故為拘牽之疾以此而言無

非命也子輿達曲偻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臍肩高於

理自歎此辭也頂句發指天陰陽之氣有疹

頂句發指天陰陽之氣有疹故臧腑並在上頭低則頤隱於臍臍則肩高於頂而

咽頂也句曲大挺如贅陰陽一氣陵亂不調遂使一身

遭斯其心間而無事疏死生猶為一體疾患豈

疾篤而心神閑逸

都不以為事跡躡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

予為此拘拘也夫任自然之變者

跡躡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

予為此拘拘也即見已自遂使發傷嗟尋夫大道自然造物拘等

豈偏於我獨此拘牽欲顯明物理故竄茲嗟嘆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疏淡水素交契心方外見其嗟嘆故有敬焉疑曰亡予何惡

句俱對及後古侯及洽音
飛存又徒顯及郭奴維及
且我云句贅聲也
措天露頂也

且我云句贅聲也
措天露頂也

疏亡無也存亡死生本自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

鷄予因以求取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而因以

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以乘

之豈更加焉哉浸漸也夫斃化合變則無疏假陰陽

化我左右兩臂為鷄為彈彈則求於鴟鳥鷄則夜假天

敗尻無識而為輪神有知而作馬因漸漬而變化乘輪

排亦於何而不適者哉且夫得者取也當所遇之

得失者須也取不動得須往安取而處須哀樂不能

入也疏得者生也失者死也夫忽然得取應生也勃然

須則不惡於死既其無此古之所謂懸解也而不能自

解者物有結之一不能自解則眾物共結之矣故能解

疏處須忘取隸然無係古昔至人謂為懸解若夫當生

結縛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天不能無晝

死生而疏玄夫在上猶有晝夜之殊况人居世間焉能

惡之哉疏無死生之變且物不勝天非唯今且我復何

人獨生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疏環繞也喘喘氣息急也子與語訖俄頃之間子子

來又病氣奔欲死既將屬續故繞而妻子哭也子

犁往問之曰化避無祖化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

口表自假使也此一段最奇只漫假二字使自奇特言假使造物勸之以予之身化而為他物吾亦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樂軒嘗云莊子二十二篇只是自然兩字三注太全陸方堂云為輪則予以神為馬因而乘之又李士良一云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尾神則輪之者也故以尾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

掛雀公作輿音恒案掛疑也鄭氏注周礼考工記不能驚懼是也

川轉又與擊擊惟木一作喘喘

亦宜無為疏此訶聲也夫方外之士真一死生而朋友

祖之也臨終和光往問故叱彼視族令避傍边正

欲變化不欲驚祖也倚其尸與之謂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

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鼠臂乎疏又復也

適往也倚尸觀化與之而語欲彼太造弘普無私偶余

為人忽然退化不知方外適往何道變作何物將汝五

藏為鼠之肝或化四肢為鼠之臂任化而往所遇皆適也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

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趨於父母自古或有能遠父母

能遠陰陽之變而疏自此已下是子來臨終答子犁之

距晝夜之節者也辭也夫孝子侍親前馳馳唯命况

陰陽造化何啻二親乎故知遠親之彼近吾死而我不

救世或有焉拒於陰陽未之有也

聽我則得矣彼何罪焉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

聽之心適足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捍

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為彼

疏彼造化也而造化之中令我近死我惡其死而不聽

從則是我拒陰陽逆於變化斯乃咎在我彼何罪焉

郭注云以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使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理常疏此重引前

義斯言切當所以再出今之大冶鑄金金踰躍曰我且

必為鑄錒太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

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人耳人耳唯願

鼠肝向云委棄王
表而已王六取微
蔑至賤臂亦作
腸

得本作押故且反又章
故文云押抵也

世其作押故且反又章
故文云押抵也

之踴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通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收自生耳務而有之疏祥善也犯遇也鎮鄒古之良劍名也昔不亦妄乎疏吳人干將為吳王造劍妻名鑿鄒因各雄劍曰干將雌劍曰鑿鄒夫洪鈔太冶鑄金鐵隨器大小悉皆為之而鈔中之金勿然跳躑殷勤致請願為良劍匠者驚嗟用為不善亦猶自然太冶彫刻衆形車獸魚鳥種種皆作偶余為人遂即飲愛鄭重啓請願更為人而造化之中用為妖孽也

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

惡乎往而不可哉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已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耳解則無不疏夫用二儀造化一為鈔治陶鑄群物鑄鍛蒼生可也疏薄無心亭毒均等所遇斯適何惡何候安排變化無往成然寐遽然覺寤寐自若不以疏成然是死生累心者也疏開放之不可也

口義云相與一無相與相與以無心也相與一無相與而為也

貞遽然是驚喜之自寤寤也以譬於死也覺是悟也以况於生然寤寐雖殊何嘗不從容逸矣死生乃異亦未始不任命道遙此物結子來以死生為寤寐者也

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夫体天地具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裡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者至矣若乃役其心志以郵手足運其賤眩以營五藏則相管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為一休者無愛為於疏此三人並方外之士具於變化一於死生其間也疏志行既同故相與交友仍各學乃誠述其情致云誰能於虛無自然而相與為朋友乎斯乃無與而與無為而為非為之而為與之與者也猶如五藏六根四服百体各有司存更相御用豈有心於相與情係於親踈哉雖無意於相為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

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夫体天地具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裡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者至矣若乃役其心志以郵手足運其賤眩以營五藏則相管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為一休者無愛為於疏此三人並方外之士具於變化一於死生其間也疏志行既同故相與交友仍各學乃誠述其情致云誰能於虛無自然而相與為朋友乎斯乃無與而與無為而為非為之而為與之與者也猶如五藏六根四服百体各有司存更相御用豈有心於相與情係於親踈哉雖無意於相為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

口義云：極挑踊躍之意，無極無止也。

口義云：自然冲道無有，自。

而相與周旋於無為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

極不任，疏。撓挑猶宛轉也。夫登昇上天，示清高輕率，

所穿，疏。終穿死也。相與忘生復忘死，三人相視而笑，莫

逆於心，遂相與為友。若然者，豈友哉？蓋寄明乎，疏得

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疏。三人相

視，寂然無言。俄頃之間，子來戶死，仲尼聞之，使子貢往，

而吊，仍令供給喪事。起賓客，欲顯方外方內，故寄尼

張。或編曲或鼓琴，和而歌。疏。曲，薄也。或編，薄織，簾

反其真而我猶為人，倚。人哭亦哭，俗內之跡也。齊死生，

疏。嗟來，歌聲也。乘戶，平以下相和之辭也。倚，相和聲也。

還空寂，便是飯本反真而我猶奇人間，羈縻。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礼乎？疏。方內之礼，貴在節文。隣里

之屍，曾無哀哭，琴歌自若，豈是礼。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乎？知礼意。夫知礼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

是惡乎？知礼意。夫知礼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

是惡乎？知礼意。夫知礼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

平形割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
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名直致任真率情而往况真同生死豈存哀樂於胸中
而子貢方內儒生性猶偏執唯貴龜跡未契妙本如是
之人於何知禮之深乎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
為方外所蠱故其且矣

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隨尸而敬顏色不變無以余

之彼何人者耶疏
命名也子貢使遠具告屋父云彼二人情事難識修己德行無有禮儀而忘外形體混同生死臨喪歌樂神形不變既莫測其道故難以名之

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虛有故強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

孔子曰彼遊方

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且云云先有言死德行也

俯仰萬物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
累也是故觀其與群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
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夫豈直
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
絕之所窮以契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
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跡而寄方外於數
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迹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
拒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蓋世之談矣

疏方區域也彼之三人齊一死生不為教跡所拘故遊
心寰宇之外而仲尼子貢命世太儒行裁非之義服
節文之禮鏡意哀樂之中遊心

區域之內所以為異之者也
外內不相及而使汝往

吊之丘則陋矣
夫吊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

而論不相及速用區中之俗禮吊方
外之高人烏狗再陳鄙陋之甚也
彼方且與造物

老子孔子道

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皆真之故疏達陰陽之變化與造物之

為人跡萬物之混同彼以生為附贅懸疣若疣之自

遊一儀之一氣也附此氣之敗以死為決疣潰痼此氣之自散非所借也

聚非所樂也彼三子射道之人達於死生冥於變化是以氣聚而

疏生譬疣贅附懸非所樂也氣散而死若若疣癘未潰非

所情之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生代謝

者也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先勝也後劣也夫疣贅痼

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癘四者皆是疾而氣有聚

散病無勝負若以此方於生假於異物託於同躰

死跡安知優劣之所在乎假因

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也今

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疏水火金木異物

共成一身是知形體由來虛偽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而直往也疏既知

虛假無可欣愛故能內則忘於臟腑外則忘其根竅故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任於變端

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疏緒

也倪畔也反覆猶往來也終始猶生也既忘其形質隨體黜聰故能去來生死與化俱往化又無極故莫知

端芒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所謂無

假於異物便是圓真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為身故曰托於同躰

形體由來虛偽

口義云不知端倪謂不見其物也

口義云憤々然自昏之自觀其真不也

三十四

三十四

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皆真之故疏達陰陽之變化與造物之

為人跡萬物之混同彼以生為附贅懸疣若疣之自

遊一儀之一氣也附此氣之敗以死為決疣潰痼此氣之自散非所借也

聚非所樂也彼三子射道之人達於死生冥於變化是以氣聚而

疏生譬疣贅附懸非所樂也氣散而死若若疣癘未潰非

所情之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生代謝

者也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先勝也後劣也夫疣贅痼

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癘四者皆是疾而氣有聚

散病無勝負若以此方於生假於異物託於同躰

死跡安知優劣之所在乎假因

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也今

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疏水火金木異物

共成一身是知形體由來虛偽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而直往也疏既知

虛假無可欣愛故能內則忘於臟腑外則忘其根竅故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任於變端

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疏緒

也倪畔也反覆猶往來也終始猶生也既忘其形質隨體黜聰故能去來生死與化俱往化又無極故莫知

端芒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所謂無

口義云憤々然自昏之自觀其真不也

口義云憤々然自昏之自觀其真不也

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疏憤憤猶煩亂也彼數子者
垢卑目非方外之冥物也清高虛淡安非去化率性
任真何能強事節文拘世俗之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
禮威儀顯示悅衆人之視聽哉

之依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
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真之哉疏方

方外淺深不同未知夫子依孔子曰在天之戮民也
從何道師資起發故設此疑

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
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聖

聖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
雖欲歛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所不赦者也

疏夫聖跡禮儀乃桎梏形性仲尼既依方內則是自然
之理刑戮之人也故惠光篇云天刑之安此解平

雖然吾與汝共之雖爲世所極桎但爲與汝疏夫夫夫
基之聖明已恒自存外也聖人和

口義云何方之依者夫子
所依者方外即方內耶
天之戮民即前所謂入刑
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
爲方外之人也
斯極方內之極也

口義云吾與汝共之着欲
與之言方外之樂

光接物揚波同世貴世俗禮雖復降跡方
內與汝共之而遊心方外子貢曰敢
問其方問所以遊外疏方猶道也問跡混域中心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詣也魚之所
造詣也魚之所

深水人之所至者得意莫過道術雖復情智
不一而相與皆然此畧標義端次下解歛也相造乎水

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所造雖異其
於由無事以

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此解歛前義
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爲疏也夫江湖淮

海皆名天池魚在太水之中穿穴泥沙以自資養共給
也亦猶人處大道之中清虛養性無事道遠故得性分

靜定而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各自足而

安樂也

相忘者天

口義云其方謂其欲也

曰嗒者獨也言獨異之人也
江南云嗒人居宜反司謂
三不耦也不耦於人謂關
於禮教也季其宜反亦可
異也

下莫不然也至人此結紉前義也夫深水游泳各足常足故常忘也相忘道術內充備愛斯絕豈與夫

何謂仁義同年而語哉臨而而歌其義亦余故也子貢曰敢問嗒人問向之所

不耦於俗者嗒者不耦之名也修行無有而踈外形又安在之疏體乖異人倫不耦於俗敢問此人其道

如曰嗒人者嗒於人而侔於天夫與內冥者遊於外者何曰嗒人者嗒於人而侔於天也獨能遊外以冥內任

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疏自此已下孔子答道成斯乃嗒於人而侔於天者也子貢也侔者等也

因也夫不修仁義不偶於物而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率其本性者與自然之理同也

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

君子疏夫懷仁履義為君子堯道昔德為小人也是以矣疏行斃履之仁用踐政之義者人倫謂之君子而

天道謂之小人也故也子及琴張不耦於俗乃曰嗒人實天之君子重言言之者復結其義也

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滅居喪不

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疏姓孟孫名才魯之賢人休無

能迹同方內心遊物表居母氏之喪禮數不闕威儀詳雅

其有孝容而淚不滂沱心不悲戚聲不哀慟三者既無

不名孝子而鄉邦之內悉皆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善之云其處喪深得禮法也

其名者平曰躋收之魯國觀其禮而疏蓋者發語之辭

域中之俗禮心無哀戚契方外之忘懷魯人觀其外迹

故有善喪之名顏子察其內心知無至孝之實所以

見孫才遂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盡死生

縵者碎也其裳剪以喻我
內心也經如環身付賴於
付胸也極標表之義也

曰義云壹當也

內外之宜者動而以疏進過也夫孟孫氏穿哀樂之本
天行非知之匹也所以無樂無哀盡生死之源所
以忘生忘死既而本迹難測故能合內唯簡之而不得
外之且應物無心豈是運知之匹者邪
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疏夫生來死去譬彼四皮
若春秋冬夏四收行耳故孟孫簡擇不得其異夫已

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已簡而不
安無不安故不以生死疏雖復有所簡擇竟不知生死
樂意而任之自化也之異故能安於變化而不以

懷也不知就先不知就後安者也若化為物不遠疏
先生也後死也若順也既一於死生故以待其所不知
無去無就冥於變化故順化為物也

之化已平死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所知疏不知
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

謂當來未化之事也已止也見在之生猶自忘遺况且
未來之化豈復逆憂若恐心預從不如止而勿為也且

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已化而生
之收哉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疏方今正化為人安
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往也疏知過去未化之事

乎正在生且未化而死又安知死後之事乎俱當吾時
推理直前與化俱往無勞在生憂死妄為愆思也吾時
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

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
未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疏
夢是昏睡之收覺是了知之且仲尼顏子猶拘名且彼

教為辱於木夢之中不達死生未嘗暫覺者也且彼
有駭形而無損心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疏彼之孟孫
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疏冥於變化

口義云駭形者形有老少
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
夢而其心閑而無事故曰
無損心也君也且生也死

口義云駭形者形有老少
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
夢而其心閑而無事故曰
無損心也君也且生也死

口義云駭形者形有老少
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
夢而其心閑而無事故曰
無損心也君也且生也死

口義云駭形者形有老少
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
夢而其心閑而無事故曰
無損心也君也且生也死

口義云駭形者形有老少
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
夢而其心閑而無事故曰
無損心也君也且生也死

口義云駭形者形有老少
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
夢而其心閑而無事故曰
無損心也君也且生也死

口義云駭形者形有老少
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
夢而其心閑而無事故曰
無損心也君也且生也死

口義云駭形者形有老少
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
夢而其心閑而無事故曰
無損心也君也且生也死

生且夜也知生之所居者
暫則雖死而非實死也故
曰無情死情實也

且宅並如字王云且其
改易宅是神居也李本作
恒宅上冊未及下階家
反云敬禮之尺槩本作祖
室題也

假見生死為形之驚動
終無哀樂損累心神也
有且宅而無情死以形骸之變
新耳其情疏且日新也宅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改變為
不以為死疏宅舍日新耳其性靈凝淡終無死生之累

者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宜
夫常覺者無
也故人哭亦哭正孟孫冥向生死獨居覺悟應於內外
自是其所宜也疏不乖人理人哭亦哭自是須物之宜
者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
無逆故人哭亦哭疏吾生吾死相與皆吾未始非吾吾
無憂故哭而不哀疏何所失若以係吾為意何適非吾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平

也庸常也凡常之人見淺狹詎知吾之所謂無處
非吾假令千變萬化而吾常在新吾故吾何飲何
也且汝夢為鳥而勵乎天為魚而沒於淵不自得也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覺者乎則焉知今春之非
夢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無往疏勵至也且為
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求而足惜也疏魚為鳥任性
逍遙處死處生居然自得而魚鳥既無優劣死生亦何
勝負而係之哉孟孫妙達斯源所以未嘗介意又不知
今之所論魚鳥者為是覺中而辨為是夢中而說乎夫
人夢中自以為覺今之覺者何妨夢中是知覺夢生死
亦可造適不及笑獸笑不及排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
謂也夫禮哭必哀獸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造
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疏至
也獸善也排推移也夫所至皆適斯亦適也其常適何
及歡笑然後樂哉若從善事感已而後適者此則不能

獻

也且汝夢為鳥而勵乎天為魚而沒於淵不自得也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覺者乎則焉知今春之非
夢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無往疏勵至也且為
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求而足惜也疏魚為鳥任性
逍遙處死處生居然自得而魚鳥既無優劣死生亦何
勝負而係之哉孟孫妙達斯源所以未嘗介意又不知
今之所論魚鳥者為是覺中而辨為是夢中而說乎夫
人夢中自以為覺今之覺者何妨夢中是知覺夢生死
亦可造適不及笑獸笑不及排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
謂也夫禮哭必哀獸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造
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疏至
也獸善也排推移也夫所至皆適斯亦適也其常適何
及歡笑然後樂哉若從善事感已而後適者此則不能

隨變任化與物推移也今
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也
矣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

式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
也自此以上至千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歎
哭不疏所在皆適故安任推移未始軌吾而與化俱去
同耳疏如此之人乃能入於寥廓之妙門自然之式道
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資者給濟之謂也 疏

意而古之賢人資給濟之謂也意而先謁帝堯後見仲
武問云帝堯大聖道德甚高汝既謁見有何敬授資濟
之術幸請 陳說耳
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

非疏躬身也仁則恩慈育物義則斷割裁非是則明賞
其善非則明懲其惡此之四者人倫所貴汝必頂
己身服行亦須明言示此 許由曰而奚來為軼疏
是意而述堯教語之辭也

口義云為助語也軼亦助
語也奚來為何以來

而汝也奚何也軼語助也堯將教述
刑宮於汝瘡痕已太何 更來矣 夫堯既已黥汝以

口義云黥汝則汝黥汚汝
也猶言汝被他教壞了

仁義而黥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遥蕩恣睢轉徙
之塗乎 言其將以刑教自駢殘而不能 疏 黥斲額也

恣睢縱任也轉徙變化也塗道也夫仁義是非損傷真
性其為殘宮譬之刑戮汝既被堯黥斲拘束性情如何
復能遨遊自得逍遙放蕩從容任適 意而子曰雖然

於變化之道乎言其不復能如是 吾願遊於其藩
不敢復求涉中道也 疏 我雖遭此駢殘

吾願遊於其藩 且願遊其藩傍而已 疏 而庶幾之心靡
替不復敢當心路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肩自

願涉道之藩傍也 顏色之好嗜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疏
本在眇 盲者有
眼睛而

顏色之好嗜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疏

口義云遥蕩恣睢也恣睢
縱橫也轉徙變動也

口義云藩者藩籬也言我
不敢求其堂與且願至於
藩籬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六

毛句曰童子又幾微謂
兆謂之朕

口義云無咎古之義者也
據察古之勇者也言汝能
有道而化我使義者不知
其勇知者不知其知去故
言而自悟在汝轉移之間
故曰皆在御鑄乘行也成
自然之理也去我前日之
言而行乎自然以事先生
故曰息式——先生耶

不見物聲者眼無睥睨無縫如鼓皮也作斧形謂之黼
兩已相背謂之黻而盲聵之人眼睛已敗既不能觀文
彩青黃亦不愛好負自顏色聲意而遭堯黜
則情智已傷豈能愛慕深玄觀見衆妙耶
意而子

曰夫無莊之失其義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忘其知皆

在鈇錘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治鍛而為器者耳故此之三人

亦皆聞道而後忘其所務也疏無莊古之義人為聞道
此皆寄言以遺云為之累耳疏不復莊飾而自忘其
羞色也據梁古之多力人為聞道守唯故不勇其力也
黃帝軒轅也有聖知亦為聞道故能忘遺其知也鈇錘
也錘鍛也以上三人皆因聞道然後忘其所務以契其
真猶如世間器物假於鈇冶鍛以成其用者耳今何
妨自然之理令夫子教於我以成其道耶故知庸詎
自然造物在鈇冶之間斯具有修學治鍛之義也庸詎

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而補我則使我乘成以隨先

生耶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黜補則而乘

可成之道以隨夫子耶而欲乘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也疏造物猶造化也我雖

性焉知造化之內不補則息黜今我改過日新乘可成
之道隨夫子以請益耶乃欲弃而不教恐非造物者也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疏意嘆聲也至

言象不可以心慮測故歎云未可知也既請益殷吾師

亦無為愛於其間疏吾師乎者至道也然至道不可心

也安所寄其仁義疏知為汝畧言其要即吾師是也整

口義云吾師乎以下數句
方見許由之篇各大宗師
字不為義不為仁言無為
而為自然而然我無意
故不得以世名之

亦無為愛於其間
也安所寄其仁義

碎也至如素秋霜降碎落萬物豈有情斷割而為義哉
青春和氣生育萬物豈有情恩愛而為仁哉蓋不然而
然也而許由師於至道至道既其如是汝何得
躬服仁義耶此畧為意而說息黜補劑之方也 長於

上古而不為老也 覆載天地刻彫象形而不為巧

自然故疏萬家之前先有此道智德具足故義說為長
非巧也疏而實無長也長既無矣老豈有耶欲明不長
而長老而不老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也雖復天覆地
載而以道為源衆形彫刻咸資造化因稟自然故巧名
斯滅既其無老無巧無此所遊已 游於不為而
是無非汝何所明言耶 師於無師也 疏
吾師之所遊心止如此說而已 ○顏回曰回益矣以損
此則惣結以前吾師之義是也 也 顏子稟教孔氏服齊問道覺已進益
也 疏呈解於師損有益空故以損為益也 仲尼曰何謂

口義云此一段借顏子之口以形容造道妙

也疏既言益矣 曰回忘仁義矣疏 忘無愛之仁遺哉非
有伺意謂 之義所言益者此之

謂曰可矣猶未也 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
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

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 疏仁義已忘於
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也 疏理漸所解心

尚淺所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疏 他日猶異日也空解且
以猶未 新收更復見所言進益

列在 曰何謂也疏 所言益者無 曰回忘礼矣疏 礼者
下文 何意謂也 禮者

之首樂者滯蕩之具 曰可矣猶未矣 礼者形体之用条
為累更重次忘之也 者条生之具忘其

具未若忘其 疏虚心漸可猶 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
所以具也 未至極也

謂也疏並不異 曰回坐忘矣疏 虚心無著故能端坐而
前解 忘坐忘之義具列在下文

口義云坐忘之說乃華子之說以此求顏子則誤矣

隨許規及徐待果及

口義云離形隨肢體也去
智動聰明也大通即大道
也所謂聖者無所不通者
作聖春即通也坐忘二字
便是禪家面壁一段公案

仲尼就然曰何謂坐忘疏

變色也
手足及體云變色也

驚然驚悚自也忘遺既深故
悚然驚歎坐忘之謂厥義云

何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疏

隨毀廢也黜退除也雖聰
屬於耳明關於目而聰明

之用本於心盡既悟一身非有萬境皆空
故能毀廢四肢百體屏黜聰明心智者也

離形去知同

大通此謂坐忘

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之忘
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

天地然後曠然與變

疏 大通猶大道也道能通生万

化爲形而無不通也

物故謂道爲大通也外則離
於於形體下一虛假此解墮體也內則除去心識

然無知此解黜聰明也既兩枯木死灰冥同大道如此

之益謂之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無常物不同則未嘗不
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

哉化則無常也

同於化惟化
疏 既同於大道則無是
非好惡冥於變化故

口義云此段只言宵達

有合操出這般說語也

不執滯而果其賢乎仁也請從而後也疏

果決也而汝
也忘遺如此

定是大賢丘雖汝師遂落汝後從而學

○子與與子乘

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乘殆病矣果飯而往食之

此二
人相

爲於無相爲者也今果飯而相食者乃任

疏 兩經二

之天理而自余取非相爲而後往者也

日已上

爲霖殆近也子乘家貧屬斯霖雨近於餓病此事不疑

於方外之交任理而往雖復累飯非有相爲之情者也

至子乘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

任堪也趨卒疾也子乘
既遭飢餓故發琴聲問

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疏

子與入曰

口義云昔歌若哭者力弱
而其聲言言無方聲不出
謂其言言所謂借語而其
詞感是也歌得不心頂縮
故曰趨舉

子之歌詩何故若是嫌其有情所以疏於死生心於

方外之交今子歌詩似有惑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

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

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

余也夫言物皆自然疏夫父母慈造不欲飢凍天地無

無為之者也私豈獨貧我思量輕重皆是自

然尋求來由竟無兆朕而使我至此穿

極者皆我之賦命也亦何憤之有哉

莊子內篇大宗師卷第六

